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棒球文化：紅土上的原住民文化展演和運動儀式

Playing Baseball, Playing Culture: The Cultural Performance and Athletic Ritual of Indigenous Peoples on the Baseball Diamond

doi:10.6752/JCS.201109_(12).0012

文化研究, (12), 2011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2), 2011

作者/Author：林文蘭(Wen-Lan Lin)

頁數/Page：203-25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1/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109_\(12\).0012](http://dx.doi.org/10.6752/JCS.201109_(12).001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Playing Baseball, Playing Culture: The Cultural Performance and Athletic Ritual of Indigenous Peoples on the Baseball Diamond

Wen-Lan Lin

棒球文化： 紅土上的原住民文化展演和運動儀式

林文蘭

首先感謝蘇碩斌教授的邀稿和評論，也謝謝兩位審查人提供精準的修改建議。本文來自下列獎助的部分成果：2007年國科會獎勵人社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獎助(NSC96-2420-H-002-022-DR)、2008年中研院社會所博培計畫、2009年中研院民族所博培計畫。感謝博士論文五位口委（謝國雄教授、章英華教授、黃宣衛教授、王甫昌教授、蔡瑞明教授）給予寬闊的書寫空間，也謝謝中研院民族所午餐演講與會者的建議，特別是陳文德教授、劉斐玟教授、郭佩宜教授、劉紹華教授、劉璧榛教授、蔡政良、李宜澤、林丁國和Jérôme Soldani。我也感謝清大社會所師生、中山社會所師生、陽明大學楊弘任教授和「文化研究與當代社會」修課同學、政大新聞所柯裕棻教授和「大眾文化研究」修課同學的熱烈回應。謝謝曾凡慈對英譯標題的建議，也謝謝陳惠敏在編輯上的專業協助，減少本文許多疏失。當然，一切文責在我。最後，虔心感謝所有的田野報導人，謝謝您們的生命韌性和熱情活力，賦予本文寫作的力量。林文蘭，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與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合聘助理教授
電子信箱：wenlan@mx.nthu.edu.tw

摘要

本文勾勒棒球場上的文化展演和運動儀式，以及球場如何成為原住民的文化再現舞台。透過民族誌的研究方法，貼近原住民球員的運動世界，參與觀察其訓練流程和比賽實況，梳理出紅土上的原住民棒球文化。

本研究關注有四：一、從運動儀式中的喊聲與戰歌，檢視原住民球員和親友啦啦隊如何轉借、挪用和重構原住民文化元素。二、棒球如何發揮社會凝聚的功能，運動儀式又如何化解衝突和維持整合。三、運動文化如何體現出靈力與禁忌的信仰體系。四、初探棒球文化與原住民文化的異形同構和文化創生的內涵。從兩者的社會組織運作邏輯、年長制的階序身分、權力賦予和資源分配，勾勒出文化親近是原住民打棒球的「族群特殊性」。

研究發現主要有：第一、紅土上的訓練過程和競賽文化成為原住民文化的展演平台。第二、運動儀式和象徵展演扮演著消弭衝突和凝聚集體意識的角色，催化球隊的團體生產活動，再生產球隊的文化，更成為動員情緒、重構社會關係和激發運動能量的催化劑。第三、運動儀式體現出文化競逐的意義，其社會功能是形構球員據以行事的價值體系，維繫運動結構運作的穩定性。從紅土上的棒球文化，有助於見識原住民文化在當代社會中展演的多元樣貌。

關鍵詞：文化展演、運動儀式、戰歌、喊聲、禁忌

Abstract

This research began with an attempt to examine how cultural performances and athletic rituals on the baseball diamond have become a stage for the presentation of indigenous culture. On the basis of the ethnography of these indigenous baseball teams, the study focused on their training processes and contests to examine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how they played the game.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s are probed: (1) observing how indigenous baseball players and cheer squads made up of indigenous players and their relatives borrow, appropriate, and reconstruct elements of their culture in their athletic shouts and battle songs; (2) demonstrating how baseball promotes social solidarity, and how athletic rituals resolve conflicts and maintain social integration; and (3) analyzing how this athletic culture embodies belief systems concerning mana and taboos; and (4) illuminating the meaning of cultural production between baseball culture and indigenous culture.

Findings produced three results.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training process and athletic culture on the baseball diamond was a representative arena for the indigenous culture. In addition, athletic rituals and symbolic performances prevented conflicts and created a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that is, they not only stimulated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team and reproduced a team culture but also mobilized emotions, reconstructed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acted as a catalyst for exercise energy. The research also found that the athletic rituals reflected the meaning of the cultural contests in that their social functions are based on value systems that the players can relate to and stand on. This enables them to maintain an athletic structure that can operate stably. The recognition of this playing culture on the baseball diamond provides us with an opportunity to widen our views and realize how indigenous culture can present and add diversity to our present-day society.

Keywords: cultural performances, athletic rituals, battle songs, athletic shouts, taboos

天這麼黑，風這麼大，爸爸捕魚去，爲什麼還沒有回家？
下雨天，是個喝酒天！颯風吹，哎呀，炒蝸牛要加辣椒！

紅紅的大太陽照在我臉上，使我的臉上充滿笑容喔。
紅紅的大太陽照在我臉上，使我的臉上充滿了青春痘……。

——紅土上的原住民戰歌

一、原住民好棒？尋找失落的解釋拼圖

棒球運動在臺灣的發展已有百餘年歷史。回顧棒球發展史，日治時期「高砂棒球隊」即是由原住民所組成，隨後的「嘉農棒球隊」和「紅葉少棒」，更讓原住民成爲棒球舞台上的關鍵打擊。原住民僅占全台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二，但職棒元年原住民球員即占四分之一，2007年的登錄比例更超過四成。而阿美族占原住民人口比例的三成五，但阿美族職棒球員所占比例卻逾八成（羅惠齡 2007/03/13；內政部戶政司統計）。歷年來，非阿美族出身的原住民球員比例極微（見表1）。原住民職棒球員的比例何以如此之高？而阿美族球員所占比例又爲何如此顯著？

表1：歷年中華職棒原住民球員中非阿美族身分列表

族別	球員
布農族	王國進、許文雄、李錦華、許志華、余賢明
鄒族	石志偉、汪竣泰、藍少白、藍少文
泰雅族	林克謙
平埔族 (台南大內西拉雅族)	陳連宏、陳金鋒
排灣族	李志傑、吳修帆、陳慶國(1/2)、王金勇(1/2)
卑南族	高龍偉、王鏡銘
魯凱族	孟劭穎
平埔族 (屏東萬巒馬卡道族)	潘武雄、潘威倫、潘忠章

資料來源：作者參照「聯合知識庫」與「台灣棒球維基館」分析製表。
說明：在2009年「有愛挺你」八八水災棒球義演賽中，隸屬於「平埔族」的陳連宏與陳金鋒被歸爲東隊（原住民隊），潘武雄和潘威倫則被歸爲西隊（平地人隊）。

如欲深入探究「為什麼原住民會積極從事職棒工作」，從而造成原住民（特別是阿美族）職棒球員比例如此之高的社會事實，必須先面對「為什麼原住民會去打棒球」的既有解釋。其可綜述為五個面向：「基因體質說」、「政治—治理與國族意識的觀點」、「學習失敗的替代物與升學階梯」、「經濟決定的誘因」、「社會流動說」。當中亦映照出既定的刻板印象：1.原住民天生比較會打棒球。2.棒球讓原住民文明化。3.原住民不會或不喜歡讀書才去打棒球，且打球有助升學。4.原住民打棒球是為了成名賺錢。5.打棒球可以讓原住民翻身。（林文蘭 2007）

針對「為什麼在許多社會中少數族群參與運動的比例特別顯著」的問題，解釋因素在先天生物基礎或後天社會環境兩者之間爭論不斷。在體質人類學和運動生理學的研究中，無論是學科預設或認識論的立場，均有別於社會學的解釋。然而，文化與社會結構的因素已開始為運動社會學家所支持。（Phillips 1993: ch.7, 8; Eitzen and Sage 1993: 330-332）針對原住民優異運動成就的既有研究，主要著眼於體質人類學、解剖學及遺傳學的觀點（王宗吉、黃緯強 2000）；或探討傳統生活方式與環境的影響，促使原住民的運動文化成為培育運動人才的沃土（王建台 1995；王建台、陳枝烈 2000；王建台等 2001；吳騰達 2000）。既有研究均承認原住民的生理條件蘊含運動天賦，在運動文化與自然環境具備先天的發展優勢。（王宗吉、黃緯強 2000；劉照金等 2004）不過，體育學研究並未深究「原住民運動文化」，僅以傳統的生產活動來概括，忽視原住民所處的歷史脈絡和社會基礎如何成為其運動文化養成的土壤。而棒球作為原住民翻身的圓夢之球，當圓夢心願由原住民所集體共享，背後除源自歷史脈絡的發展和部落文化的積澱（林文蘭 2008），更無法忽略原住民球員在紅土上的訓練歷程（林文蘭 2009）和運動文化實作。兩者所扮演的角色在既有研究中罕見關注，本文希望初探其運動文化實作的特殊性。

二、運動儀式與文化展演的社會意義

任何的儀式均蘊含展演的成分。儀式是一種透過表演形式進行人際交流和文化變遷的「社會劇」(social drama)。紅土上的運動儀式展演近似一齣社會劇，包括了儀式化的動作和過程，能創造出參與儀式展演者彼此交融為一體的社會效果。(Turner 1974)然而，社會劇的觀點關注在動態的研究過程，易忽略其中蘊藏的文化內容，尤其是對特定文化的認知範疇、情感表達和價值的象徵體系。(Geertz 1983；轉引自胡台麗 2003：451-453)

儀式是一種基本的社會行爲，具備形式性、展演性和工具性，從中更體現出人群文化的差異性。(Rappaport 1979)儀式更是民族誌研究者在閱讀和詮釋社會的一種文本，是一種較為集體性和公開性的「陳述」，具備經驗的直觀性。(Marcus and Fischer 1986；彭兆榮 2007)葛慈(Clifford Geertz)的「儀式窗戶論」(window of ritual)更指出儀式可謂是文化原動力的一扇窗，透過儀式可以認識和創造世界(cited from Bell 1992: 3)。本文主要檢視原住民球員的運動儀式展演，初探其如何公開而集體地表達出紅土上的運動文化。

社會生活的基本材料是展演。所有的社會互動背後是人們穿戴面具和扮演角色的前台演出，需要後台的準備以便有例行化的展演。展演絕非是無定型或無限制的，其擁有一種歷時性的結構，有開始、重疊的順序、孤立的階段乃至於結束。展演也跟行動者在社會文化領域中的認知、評價和情感圖像有關。(Turner 1988)而運動場域中的儀式除了由文化建構，也必須不斷地展演、調整和再修正，以便向成員和觀看者傳達所欲表露的訊息，發揮儀式的社會效果。運動乃是一種重要的社會現象，因為其儀式化折射出許多珍貴的社會特質，運動員更展現出諸多道德價值的象徵，例如：勇氣、正直和自信。(Birrell 1981)

一般而論，運動儀式主要有「技術動作儀式」和「再現文化儀式」兩大範疇，後者包括「凝聚儀式」、「象徵儀式」和「暴力儀式」。(石明宗 2008)運動場域中的「儀式型動作」反映出運動員背

後共通的心靈法則，其具備「分開、整合、溝通、再生、壓力處理」的功能。（劉一民 1989）此外，運動儀式蘊藏了交融和溝通形式，當中體現出展演的特徵、形式的秩序、融合的象徵以及連結神聖與世俗之間的秩序。（Janet 1983）我認爲紅土上的運動儀式更具備三種運動心理學的效果：一、祈求最終的勝利結果。二、避免落入無聊之局，喪失（訓練或比賽）過程中的樂趣，強化團體凝聚力。三、宣洩情緒，向對方挑釁，激發己方的運動能量。運動儀式的動作展演或聲音表達，以及儀式所反映出的文化與象徵精神，蘊藏著運動主體被社會化的習性，以及被銘刻的身體語言和情緒表達，促使原住民文化鑲嵌在球員的運動實踐和行動慣習之中。本文主張紅土上的運動儀式展演，體現出原住民球員的身體技藝，更彰顯出其如何化身爲運動舞台中的文化載具(vehicle)。紅土上的競賽儀式乃是球隊在進行訓練以及與其他球隊對戰的文化競技場。藉由勾繪出紅土上的原住民運動文化的展演，可用來作爲一面映照文化之鏡，初探原住民在紅土上運動實踐的特殊性。

本文試圖勾勒紅土上的運動儀式和文化展演，探究球場如何成爲原住民的文化再現舞台，梳理出紅土上的原住民棒球文化。這當中反映出原住民與漢人球員在運動參與和文化實作上的差異性，亦是回答「爲什麼打球訓練如此辛苦，原住民球員卻樂此不疲的投身其中」的一塊基石（林文蘭 2009）。透過爲期九個月（自2007年10月至2008年6月）的民族誌，聚焦在一所針對原住民運動員所設立的體育中學棒球隊作爲觀察場域，參與球員的訓練情境和南征北討的比賽實況，並觀察其他基層球隊的展演文化，輔以球員、校友和親友共76位報導人的訪談（至2010年2月止，見表2），從中梳理出攸關本文的論述軸線。¹我認爲貼近原住民球員的運動世界，透過「行動者現身」的書

1 當我於田野中請教球員時，他們大多難以回想、唱不出來或零散拼湊歌詞。他們認爲「要有比賽的fu（感覺）才唱得出來」、「唱過太多首忘記了」、「要拍手大家一起唱才行」。因此若要採集完整的運動儀式，必須要參與觀察球員在訓練或比賽過程中的集體喊聲唱和。我嘗試記錄東部原住民球隊的對戰儀式，觀察競賽情境的始末，以減少去脈絡化的文化理解。然而，在此必須承認的是這仍不免落入立基於研究關懷而進行再脈絡

寫策略，創造「躍然紙上」之效，有助於初探紅土上原住民運動文化的特殊性。

表2：報導人基本資料表 n=76

分類	人數	%	分類	人數	%
性別			縣市別		
男	67	88.2	台東	63	82.9
女	9	11.8	花蓮	4	5.3
身分			其他	9	11.8
高中球員	26	34.2	族群別		
國中球員	21	27.6	阿美	44	57.9
校友	8	10.5	布農	8	10.5
教練	3	3.9	卑南	6	7.9
家長	4	5.3	排灣	5	6.6
老師	6	7.9	泰雅	2	2.6
關鍵人士	8	10.5	太魯閣	2	2.6
球齡（平均6.6年）			魯凱	1	1.3
高中球員7.6年			閩南	8	10.5
國中球員5.5年			國手	17	36.2

說明1：關鍵人士指：後援會人士、部落壘球隊隊長、棒球部落中不鼓勵小孩打球的家長。

說明2：分布的部落包括：台東的豐年部落14位，南王部落7位，三民部落5位，泰源部落4位，豐榮、都歷、鸞山及武陵部落各3位，重安、太平、馬蘭部落及屏東牡丹部落各2位，其他部落則各1位。

化的詮釋。球員透過承襲舊制、改編或自創喊聲與戰歌，當中蘊含著原住民的文化創意元素。這儼然將原住民在傳統勞動時刻所展演的歌唱文化，透過聲音表達情緒，以不同內涵再現於紅土上，創造出特殊的訓練氣氛和競賽文化。

此外，在內文中訪談編號的代碼H為高中球員、J為國中球員、C為教練、T為教師、P為球員家長、A為畢業校友、I為關鍵人士。例如「H01: 2」表示訪談序位第1位高中球員逐字稿的第2頁，「J1007: 4-5」代表訪談序位第10位國中球員的第7次訪談逐字稿的第4-5頁。本文亦邀請受訪者自訂化名，未提供者才由研究者給予別名。英文斜體表示「原住民語的羅馬拼音」；報導人名稱則隨文不另作標示。

首先，從運動儀式中的喊聲、戰歌和隊舞，檢視原住民球員和親友啦啦隊如何轉借、挪用和重構原住民文化元素。其次，運動儀式和競賽文化如何打造社會連帶，又如何化解衝突和維持整合。第三，運動文化如何體現出靈力與禁忌的信仰體系。此外，本文也初探棒球文化與原住民文化的異形同構和文化創生內涵。從兩者的社會組織運作邏輯、年長制的階序身分、權力賦予和資源分配，勾繪出原住民打棒球的族群文化親近性。在社會功能方面，棒球又如何扮演社會凝聚的社交功能，造就出球場成為原住民文化的展演平台和文化創生的場域。

三、棒打文化：原住民棒球文化的展演與再現

（一）紅土上的戰歌與喊聲

原住民球員在紅土上所呈現出的文化特殊性，以喊聲、戰歌和隊舞最具代表，成為運動過程中「原」動力的表達。這可從四個向度來檢視：一、展演時機：尋常練習和關鍵比賽（賽前、賽中、賽後）時刻。二、表現形式：排列、隊列、圈列（宣威或團結聚合式）。三、發揮功能：宣示性、團結性、情感性、振奮性。四、展演內容及其蘊藏的意涵（見附錄1）。肢體動作和聲音表達作為一種文化生產，可供我們探究其背後的社會意義。本文於此僅先勾勒運動儀式所展演的喊聲與戰歌歌詞的指涉內涵。²

1. 聖俗交會：採借教會詩歌

採借教會詩歌作為紅土戰歌，是原住民球隊與漢人球隊最大的差異。唱聖歌的場合從做禮拜的教堂，挪移至棒球場的休息室，原住民球員會直接唱誦讚美主哈利路亞，為勝利祈求庇佑：

一切歌頌讚美，都歸我主我的神。你是配得歌頌與讚美，
哈利路亞。我們高聲呼喊，高舉耶穌聖名。哈利路亞。O
Ba Ba Bi Bi Ba Ba（球員加入轉音）。讚美主，哈利路亞，喔

2 加油聲響在球員、家長和球迷三者間存在著不同的表達形式，本文關注前二者。台灣職棒比賽中的球迷加油音樂可參見董皓雲(2007)。

讚美主，哈利路亞，哈利路亞。讚美主，哈利路亞，喔讚
美主，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台東體中戰歌〈
一切歌頌讚美〉2008/05/13）³

這首歌常出現在賽局未陷入緊繃膠著的狀態，或平常舉辦的友誼賽，可藉此放鬆心情。聖歌的唱誦抽離出教會的空間，球場上的聖歌再現，意味著聖俗之間的界線挪移和交融，更可發現原住民球員作為信仰者祈求聖歌加持庇佑，並將教會詩歌稍加轉化以凝聚團結的向心力。以〈在耶穌裡〉這首聖歌為例，原版是：「在耶穌裡，我們是一家人。在耶穌裡，我們是一家人。在耶穌裡，我們是一家人。生生世世到永遠（從今直到永永遠遠）。在耶穌裡，我們是一家人」。由於球員彼此需形塑出「一體感」的我群效果，在球場上歌詞中的「在耶穌裡」則被改版為「在體中裡」（或在任何「隊伍」之中）。代表同唱者是盟友，無論是否曾出現球場上的霸凌欺侮，暫先擱置了先發或板凳的競爭心結。在高張力的比賽時刻，同隊隊友的「我們這一家人」攜手面對共同敵人的他隊隊友。

2. 變奏曲：男女相戀的情歌

少棒階段的戰歌大多改編自兒歌，情歌則主要出現在青棒階段。球員們認為他們在少棒階段的喊聲較幼稚，跟青春期截然不同。少棒階段會唱「不雅的」、「罵來罵去的」、「像那種兒童歌的」或「無聊沒意義」的戰歌或喊聲，如：「Ho Ho Ho Ho Ho Ho Ho Fuck You」、「1234567, 7654321, 誰的內褲擦油漆」。但中學球員則會改編創作或即興自編。⁴由於「訓練或比賽很無聊」、「沒有歌可以喊」、「想要喊新的」，甚至「教練會跟他們說戰歌沒新意，想點新的來唱唱」。原住民球員就即興改編流行情歌，或以原住民歌手的歌曲當作創作泉源。例如：以阿美族張震嶽的〈再見〉和魯凱族沈文程〈冷冷的心上人〉作為戰歌。這兩首歌無關乎比賽情境，卻反映出球

3 編按：本文引自作者田野採集資料的部分，引文後方以採集出處、日期陸續排列。

4 中學球員其實也會用軍歌唱腔唱無意義的歌，如：〈7-11之歌〉、〈小美冰淇淋〉。

員處於青春期的壓抑情感，無論是單戀、異地相思、無法跟愛戀他的球迷廝守的心聲。

其他常見的情歌型戰歌還有：〈高山青〉、〈我的一顆心〉、〈小薇〉、〈離開我〉。身處青春期的球員，展現出思念、愛戀和強健體魄下柔軟的情感面。甚至是上午音樂課才學的歌曲〈怎麼走〉，在下午的球場上隨即被改編為友誼賽的戰歌：

怎麼說，閉上眼睛。不管怎樣我要認識你。怎麼說，越靠越近，不管怎樣我要認識你。喜歡你，不管不管怎麼說，越靠越近，不管怎樣我想認識你。（台東體中戰歌 2007/12/28）

歌曲作為一種情感的表達形式，在球隊中可清楚見到原／漢之間的分野。漢人球員幾乎不主動帶領唱頌，大多是跟隨著唱。而歌曲的領唱者或改編者幾乎以原住民球員為首，且跳脫出原唱的窠臼，帶來不同的運動現場效果，並能感染隊友間的情誼，打造出具備原住民風格的球隊文化。

3. 「原」融：融合傳統文化的原音再現

「原音再現」更是東部紅土場上的戰歌基調。透過少量的即興歌詞和大量虛詞或語助詞的運用，作為情緒吟唱的表達。即便歌詞沒有直接指涉的意義，但曲調卻可以產生激勵或共鳴的效果。例如：「*Ho Hai Yan Ho He Hay Hai Yan Ho He Hai Ho Hai Ho Hai Yan*」，或者是「*He Hai Ho Hai Yan He Hai Ho Hai Yan He Hai Na Lu Wan He Hai Ho Hai Yan*」。相對上，國語歌曲的虛詞哼歌功能則較難有此展現。

(1) 重現阿美族和達悟族傳統歌謠

「*Sipiheng na lo hay yan. Sipiheng na lo hay yan. Sipiheng heng, Sipihong hong. Sipiheng na lo hay yan. Sipiheng na lo na lo. Sipiheng heng. Sipihong hong*」（台東體中戰歌 2008/05/13）。這首阿美族的情歌，原版的完整歌詞所表達的是情人你什麼時候才會選中我，但在球場上只被節錄成較簡單的片段來唱。有趣的是，它是由*Sadasa*部落的布農族球員*Bisazu*在少棒階段所習得，且至今仍記憶深刻的戰歌。此外，父母為閩南籍與阿美族通婚的西瓜魔球在國小剛進長濱少棒時，完全聽不懂

阿美族隊友在喊唱的內容，只好請其他球員教他，了解之後跟著唱和才逐漸融入球隊當中。青棒階段的西瓜魔球則成爲球隊戰歌的領唱人，還能與學長帶領唱和〈蘭嶼精神舞〉的諧音戰歌：「*He an solan be an solan he an solan solan solan solan*大家來曼波！大家來曼波！大家一起大家一起來」（台東體中戰歌 2008/01/24）。伴隨著木棒敲打地板的聲響與球員尖叫聲，堪稱具有威嚇性的戰歌。從而，紅土球場不僅是球技的競技場，更是不同族群傳統歌曲的交流場域。

(2) 改編布農族〈報戰功〉(*malastapang*)

一隻蝸牛、一塊肉鬆、一個渦輪，喔喔喔！一隻山羌、一隻螞蟻、一隻老鷹，喔喔喔！蟑螂一隻，螞蟻一隻，老鷹一隻，喔喔喔！一壘安打、二壘安打、三壘安打，喔喔喔！（台東體中喊聲2007/11/18）

這首向部落族人分享打獵戰績的〈報戰功〉，被置換爲紅土上的「比賽戰果」，蘊藏著押韻腳的創意，更表露出激怒對手的內容，達到挑釁與戲謔的運動效果。這首戰歌由一位領唱球員大聲喊叫，餘衆隨之複誦，球員們同步搖晃身體側身跳，隨後則效法八部合音的音韻以團隊和聲結束。最後一句更被隨機置換爲：「一隻青蛙，兩顆冬瓜，三個西瓜，喔喔喔」或是「pitcher犯規，pitcher換掉，pitcher回家，喔喔喔」。

這首由*Buklavu*部落的布農族球員蠍子在校內友誼賽的創意自編曲，學弟在校內模仿喊唱一年多，最後更在高雄岡山球場成爲全國聯賽的關鍵激勵來源。除了逆轉勝南投中興，對桃園光明的僵持戰局中更發揮放鬆功能，笑納最後的勝利戰果。親友加油團當場便意識到喊聲不同以往，分辨出來的阿美族家長隨即大喊：「不錯喔！還布農族報戰功喔」。隨後，在接續賽事中也開始爲其他球隊模仿傳唱，例如：台東的新港、卑南和高雄橋頭。不過，多數西部球隊則難以理解這從未聽過的喊聲，竟能讓東部球隊如此雀躍，甚至造成場內外集體情緒沸騰之效。

(3) 翻唱原住民歌手創作：高子洋和王宏恩

「你的家鄉在那魯灣，我的家鄉在那魯灣，團結起來相親相愛，

因爲我們都是一家人，現在還是一家人」。高子洋的〈我們都是一家人〉，透過救國團活動而廣被流傳。它是常見的紅土戰歌，連漢人球隊也唱，形成「原漢球員的家鄉都在那魯灣」的畫面。然而，由於領唱者對歌詞熟稔度不一，常出現拼湊版本。其次常被翻唱的則是王宏恩的〈大笨牛〉童謠：「有一隻大笨牛，從山上掉下來，沒有死掉，只有流血。反攻反攻反攻公賣局，反攻反攻反攻公賣局。把米酒拿過來，通通拿過來，你不拿過來我吃死你」。大部分的情形是擷唱片段，然後就喊「殺殺殺」！製造強力進攻之效。

此外，在2008年全國高中木棒聯賽，由西苑高中與台中高農進行開幕表演賽，檢視兩隊表演的戰歌戰舞可發現，僅有部分原住民球員的西苑高中以原住民傳統歌曲當背景音樂，三行列隊跳六人一列的拉跳式原住民舞蹈。另外，由於台中高農球員多畢業於台東的泰源和新生國中，他們以布農族王宏恩的〈布古拉夫〉(*Buklavu*)當作舞曲，揉合阿美族的舞蹈形式、草裙舞手勢和耍帥動作，曲末採取相隔一人牽手形式的環狀舞蹈。對應的歌詞是：*Tinliskin mailan-tagus tulainihaiban mamagan. I sia ludun mapala tamasaz a sakatatu malmananu. Tis-unidalah tis-unibunun. I sia nata tu bukszav ha-iap saikin tu makan mihdi. Haitu muskun ka ta miliskis--buklavu*（想到祖先的偉大，留在山林中的智慧。爲了土地，爲了族人，我們更要努力。都市生活的辛苦我知道，但是讓我們一起回首。想念我們的故鄉——布古拉夫）。同樣地，球場生活也相當辛苦，爲了族人親友的期待及自己的夢想必須苦撐過去。這也反映出原住民在當代社會變遷中挑戰職棒舞台被吸納進台灣社會分工結構的艱苦心聲。

4. 量身訂做：依球員特質

針對球員的長相特徵或專屬的出場激勵歌，透過貶抑和取笑來激發戰鬥力或是鬆解緊繃的壓力，這在每個原住民球隊都存在。當「新生代殺手」——這位布農族球員——出場打擊時的激勵曲是：「哦哦哦哦，呀，衛大衛。肛門臉，在桃園，肛門頭，在綠島。玩泥沙，吃泥土。哦哦哦哦，肛門臉」。針對綽號「肛門」的隊友，搭配著斷棒敲打地板或木板的聲響，彷彿搗搗小米的聲響。這首戰歌的曲調更揉

合著學校原住民舞蹈社參加全國賽的「勇士舞」配樂〈揸小米儀式歌〉。此外，針對先發投球易緊張怯場的阿美族「瘋狂鬥士」，隊友們會唱：「○○○啊，鼻孔大大，空氣新鮮燒酒螺（台語），我拿蚵仔麵線給你吃呀，你要乖乖長大」。以〈小小姑娘〉的曲調重編歌詞，鼓勵大鼻孔的隊友不要緊張要穩定投球節奏。

特定球員的專屬歌曲，會從外號、嗜好或容貌切入。球員彼此的學習生活和訓練關係緊密，知道習性和笑料成爲團體生活須知。如：笑傲殺手的〈火車快飛〉、金手套的〈生薑歌〉或〈jungo歌〉、大聯阿豪的〈就是那個光的爸爸歌〉、野球小鬼的〈賭神之歌〉。有時更出現球員並不清楚戰歌內容，卻被代代傳承翻唱，比方從少棒到青棒都常見〈jungo歌〉，因爲曲調好聽，每支球隊隨機哼唱歌詞亂配。隊友們通常會嘗試不同版本，假若哪首歌奏效（如：投手投出三振、打者擊出安打），即逐漸被定型爲該球員的專屬出場歌曲。

5. 隨遇展演：依情境

藉由喊聲與唱歌進行賽事中的心戰喊話，從拍手動作開始，齊一休息區球員的動作節奏和專注，才進行後續的運動儀式展演。

(1) 進攻時刻

當打者站上打擊區，休息區球員期待他擊出靠近全壘打牆的深遠安打時，會拍手叫囂不斷喊著：「*Oba Oba Oba* ~ ~」，直到投手投出球被打者擊中。或是大喊：「Ball Ball Ball Pitcher Ball」，干擾對方投手的投球節奏和情緒，讓他投出壞球。期待某個背號打者能揮擊安打時則喊：「泰源的1號打安打」。針對打擊好的球員會不吝鼓勵：「OK OK Nice Batting! Show! Show」，同時雙手做手持加油棒的丟擲狀。當己方頻頻擊出安打，對方教練從休息區走向投手丘前則喊：「不要換！不要換」。針對打擊表現差的球員或被接殺的情形，隊友們更會喊聲相挺：「沒關係，打回來」或「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沒有關係，殺殺殺殺殺回來」，安慰打者並希望下一棒能扳回一城。上述情境在原漢球隊之間的展演較不具差異性。

最常見的兩首原住民特色的喊聲與戰歌分別是：

領喊：原住民的喊聲！ 眾和：○○○（姓名）。
領喊：○○○的大砲！ 眾和：全壘打！
領喊：○○○的小砲！ 眾和：打安打！
領喊：安打的姿勢！ 眾和：全壘打的材料！
就是我們的○○○。

領喊：內野安打！ 眾和：阿魯巴！
領喊：內野安打！ 眾和：阿魯巴！

登登登登登登嘿嘿！登登登登登登嘿嘿！登登登登，嘿！登
登登登，嘿！登登登登登登！嘿嘿！PK PK！OK OK！OK
OK！PK PK！（卑南國小喊聲 2008/05/24）

○○○（姓名）我求求你呀，打個全壘打，沒有全壘打沒
有關係，只要打安打，安打！安打！安打！安打！安打！
（豐年國小戰歌 2008/05/25）

進攻時刻由於球員多留守於休息區，這是最熱鬧的運動儀式展演時機。除了本壘打者、站上預備打擊區的打者和壘上跑者之外，其餘隊員均會賣力加油。攻擊時刻的喊聲和戰歌，一首接著一首，聚氣提神消除緊張炒熱得分的契機。

(2) 防守時刻

防守的喊聲有兩種功能：「警示或提醒」、「安慰與鼓勵」。球場上的喊聲回應主要由場上九人彼此鼓勵，任何一人喊，其餘眾和。領喊者：「哦嘿」！餘眾：「哦嘿」！或是領喊者：「喔哪個隊」？餘眾：「哦嘿」！休息區的板凳球員扮演提醒角色時的喊聲有：「one奧豆要給two啊」！提醒場上投手和內野手雖然壘包上有人，但目前已一人出局，再製造雙殺出局數，即可結束這個半局。或者扮演鼓勵角色，在己方投手投不好時喊出：「pitcher no mind」（正確語應是「never mind」），請他別在意剛才投出的壞球。無論是場上先發或場下板凳，透過喊聲形塑出我群的一體感，是一種兄弟感情的發酵，更是球員之間最無私的純粹。

6. 即興曲：創意表露

以下這首堪稱原住民經典戰歌，在每支花東球隊存在著無數的改編版本，歌詞隨各校環境或唱和球員而異：

版本一：有一天，有一天來到體育中學，一片綠油油。沒有香菸，沒有米酒，叫我怎麼辦？老師叫我拿起課本，一聲阿娘喂。老師叫我去丟垃圾，叫我怎麼辦。阿娘喂呦，阿娘喂呦，阿娘喂呦，叫我怎麼辦？（台東體中戰歌）

版本二：有一天，有一天來到泰源國小，一片綠油油。沒有網咖，還要練球，叫我怎麼過？老師叫我拿起課本，一句都不會。老師叫我去倒垃圾，真的很討厭。很討厭，去泰源！很討厭，真的很討厭！（泰源國小戰歌）

即興的戰歌具備幾種明顯的特色：關乎酒、誇飾化、嘻哈風。攸關酒的喊聲有：

前面的投手每天都在喝酒，一瓶保力達加上一瓶國農，結果*malasun*。謝謝你啊謝謝你，謝謝你啊謝謝你，謝謝你啊謝謝你。啊，謝謝啦！（信義國小戰歌 2008/05/25）

馬英九，愛喝酒，*malasun*，打一一九。*I Ya Ho Hai Yan, Hai Hey Yan. I Ya Ho Hai Yan, Hai Hey Yan*。～～（卑南國小喊聲 2008/05/24）

爲什麼沒有安打？爲什麼沒有全壘打？買米酒送啤酒。*I Ya Ho Hai Yan, Ho Hai Yan*。（IBA少棒台東代表隊喊聲 2008/05/29）

妹妹背著我爸爸，走到花園來看我媽媽，樹上的小鳥*malasun*。（東體戰歌）

除了在本文正文第一段那曲紅土戰歌自我揶揄「長青春痘」，以及「炒蝸牛要加辣椒」反映出原住民的飲食文化之外，改編自救國團的康輔歌曲也相當常見。而結合繞舌聲韻所創作的誇飾歌曲，更可助長聲勢、減緩緊張和壓力。例如：

我有一枝棒，從來不是怎麼樣。結果打了全壘打，然後我就愛上它。我有一隻雞，從來牠不飛上去（從來不會飛的雞）。結果有一天，牠就飛到天堂去。*I Ya Na Lu Wan, I Ya Ho Hai Yan, I Ya Na Lu Wan, I Ya Ho Hai Yan*。（台東體中戰歌，爲〈*Na Lu Wan*〉的曲調 2007/12/19）

*pitcher*的球速一百八，*batter*的棒子碰不到，*catcher*的手套破掉，後面的裁判死掉。（阿美族茂野吾郎於豐年國小五年級自創喊聲 2008/05/26）

卡拉OK，Nice batting。Check it. Check it. Check it out！卡拉OK，Nice batting。看到看到看到鬼（此句台語發音），猴子猴子吃香蕉，香蕉香蕉吃猴子。*I Ya Ho Hai Yan Ho Hai Yan*。（德高國小阿美族黑毛豬自創喊聲 2008/05/27）

7. 戰鬥「雄」風：揚剛抑柔的性別文化

運動儀式也反映出紅土上的性別文化。藉由揚剛抑柔追求雄性能量，激發場上旺盛的戰鬥力。透過嘲諷對手沒種，令對方動怒或洩氣，更是運動心理戰術的運用。比方：

痞子痞子痞，葩子葩子葩，pitcher嚙卵葩（指投手沒生殖器沒種）。batter紅不讓（此句日語發音）。（台東卑南國小喊聲2008/05/25）

甚至把平常隱諱的私密偷渡到戰歌：「小白兔啊，*lidi*（阿美語女性生殖器）紅紅白的毛。我拿紅蘿蔔給妳吃啊，妳要乖乖好不好」。此曲是由田徑隊阿美族女同學聽到阿姨所唱，根據〈小小姑娘〉曲調改編歌詞，再教唱給男球員*Laway*。每回，此歌一出，大夥顯得興奮激昂，更竊竊私語品評性能力。但在賽後訪談歌詞之際，球員卻又曖昧遮掩故作天真，不好意思說出到底什麼是*lidi*。

藉由自我嘲諷器官之「短」，更凸顯「力量無敵」的張力。如下列這套台東代表隊球員跳給家長、師長和來賓觀看的戰舞：

預備動作：蹲低身體向前傾作預備姿勢。

台東代表隊，台東的戰士，就是不一樣：左手由右至左作波浪狀，右手由左至右作波浪狀，右手舉起作「搖手」狀表示不一樣。雙腳均跳躍踩地震聲。

Paga（阿美語男性生殖器）短短：雙手垂下自摸下體。

力氣很大：雙臂舉起朝天象徵擁有無敵的力量。

口袋沒錢：雙手摸口袋表示沒錢。

田地很多：左手舉出廣闊的漫天狀，右手作看向遠方土地卻看不盡狀。

看到小姐流口水：身體向右作害羞又貪吃狀，右手擦拭嘴邊留下的口水。

球技第一：由右至左作揮擊姿勢，表示全壘打。

打敗南市：右手投出球的姿勢，意味著三振對方。

擊敗北市：踢出左腳，痛擊敵方。

毫無對手：豎起大拇指後擊出右拳。

全國冠軍，進軍日本，呼殺！呼殺！呼殺嘿：右手向前打

拳擊連續三遍。(IBA少棒台東代表隊喊聲與戰舞，粗體代表喊聲詞 2008/05/28)

即將出賽的台東少棒代表隊，主要由來自豐年、太平和德高少棒的阿美族球員所組成。抽籤後已得知對手，因此指名挑戰南市和北市。他們自稱是台東的戰士，透過自我嘲諷和對比（*Paga*短vs.力氣大，口袋沒錢vs.田地很多），寄望在窮困的組訓環境中打敗資源豐沛的對手，奪下當選國手的機會到日本參賽。戰舞的展演功能可娛樂來賓更有自娛之效，迅即讓來自不同球隊的球員打破陌生縮短距離，增加情感與默契。

（二）戰歌與喊聲的來源和社會功能

戰歌與喊聲的學習、遷徙和轉化，承襲自隊友間的潛移默化、球員轉隊或畢業後傳唱到新球隊。甚至在參賽或觀戰的過程，聽聞他隊唱和便從中學習仿唱或創意改編。自少棒到青棒，東部原住民球員浸濡在此種戰歌文化，當球員外流西部更影響了漢人球隊。

即便喊聲內容並不全然蘊藏競賽之意，戰歌也未必揚起敵我廝殺的煙硝，反倒接近同樂功能或振奮士氣之用。然則無論是針對個人、集體或競賽情境，均可見識到東部原住民棒球文化與西部漢人之間的差異性。原住民球員的起音、發聲、領唱與合音，一首續一首，在競賽過程中隨遇展演，為冗長訓練和緊繃賽局增納有趣的元素，大夥歡唱情緒沸騰，享受對戰氣氛且強化集體意識。揉合聖歌、嘻哈風格和原住民生活元素，成為原住民紅土戰歌的創作來源和演唱基調。創作題材的文化親近性，是養成豐富的紅土文化展演的沃土，紅土球場更在非預期中成為原住民文化創生的當代舞台。

（三）親友團的加油文化：三振五百全壘打一千

原住民親友團可謂棒球賽事的「最佳第十人」。當親友團千里迢迢越過中央山脈到西部加油，⁵或從西部工地請假趕赴球場看球，他

5 曹錦輝的父親曾提及：「錦輝小學四年級，有次早上在台南比賽，我們夫婦前一天晚上六七點，從光復鄉出發，熬夜騎機車到台南市去加油，騎了好幾百公里。看完比賽後，再原路騎回去。他只要有重要比賽，國小、國

們更會幫學齡期孩童請假以便就近照顧。親友團的加油文化與職棒場域接軌之外，更隨著競賽實況展演出有別於球員休息室的內容。

1. 與球員休息室或職棒場域的共通性

場上激烈攻守之際，休息室的球員和看台區的親友並未閒著，反倒展現出加油文化的較勁。即便喊聲相同，親友團的聲勢並不輸給休息室。進攻時刻的喊聲常見三種版本。第一種是：「領喊：舉起你的右手！眾和：安打！安打！領喊：舉起你的左手！眾和：全壘打！全壘打！領喊：舉起你的雙手！眾和：○○○全壘打」。第二種是：「領喊：安打啦安打！眾和：○○○！領喊：○○○！眾和：全壘打」。第三種是〈一直安打歌〉：「一直安打一直一直打～。一直安打一直一直打～。一直安打一直一直安打。一直一直安打一直一直打」。這首歌橫跨少棒到職棒的比賽場合，適用於休息室和看台區。

防守時刻的喊聲針對「比賽情境」呈現出三種形式。第一、希望己方投手投出三振：「領喊：○○○啊○○○！眾和：三振他！三振他」。第二、希望敵方打擊者揮棒落空：「領喊：便當便當（台語）！眾和：揮棒落空」。第三、希望敵方打擊者三振出局：「領喊：蕃薯蕃薯（台語，或是麻糬麻糬）！眾和：三振出局」。

2. 加油文化的特殊性：個體化、實況化、戲謔化

西部球隊或漢人球員的家長較不熱衷於前往球場加油。原住民球員的家長認為當他們到西部加油時，更能發現到東部家長的喊聲特色。這促使他們樂在其中賣力演出：

他們的喊聲好像跟那個職棒的喊聲有點類似。啊我們的喊聲是屬於說……喊出來的聲音會給小孩子很大的能量。我們喊的是像那種～～可以說小孩子跟我講說ㄟ～～你的父母幫我們加油的那種會更起勁。(P0401: 7)

原住民親友團的加油文化特色，可從喊聲的多元面貌觀之，展演

中時的全國賽，高中時的金龍旗、區運、王貞治盃，我只要放假，再遠也會去看，如果遇到冠軍決賽，就算沒假也會請事假去加油」。（轉引自高永謀 2005：99-100）

形式有五：

(1) 即時報導、現場球評或虛位教練

原住民家長會直接表達觀賽情緒，喊聲會貼合到比賽情境做出即時評價，例如：「那個4號都不看球，只顧著跑」。「一局就12分笑死人」、「保送那麼多給人家免費送分」、「怎麼不換一年級上場？不要小看一年級」。當場上的*Sapiya*過度緊張在一局上半一連保送五個人次奉送對方兩分而被更換下場，面對救援投手*Galansiyán*的投球，親友團馬上喊出：「至少有聲音啦」來自我安慰，意指雖然沒有投得很好，但至少投進捕手手套的力度比前一個投手要有力！

一旦見到精彩動作，親友團更會對著場中大喊：「重播啦」。當出現暴傳球則戲稱：「丟到美國去喔」。被擋住看球視線則說：「走開，好不好？不要擋住我的電視」。甚至會指揮場上球員的移防陣式或打擊落點，化身為場外的虛位教練。例如：提醒幾號球員或哪個守備位置要向前或後退，打擊姿勢要再蹲低以利揮擊或是向前站不要怕球，甚至隔空指示球員的握棒部位。當親友團眼見敵方守備位置開始移防，欲防止己方打者擊出安打時，更有家長對著打擊者率性喊出：「打洞就好了，跟你們在打小姐一樣」。絲毫不管用詞粗俗，惹來其餘家長對他的叫絕或吐槽。

特別是在東部少棒賽的現場，球員的父親會在兒子出場打擊時，隔空指揮孩子的打擊姿勢，包括：擊球點、打擊位置、提醒球數、投手球速較慢要如何揮擊。原住民家長化身為臨場指導教練的角色，完全不下於教練的指導地位，兼具家長和教練的雙重身分。

(2) 精神式鼓勵或物質性酬賞

親友團對於球員會不吝表達澎湃的情感，或給予功利式的獎賞。出現精彩守備時喊：「○○○我愛你」。針對自己孩子則喊出：「9號，舉起你的雙手，安打安打全壘打」。「9號我愛你啦，打全壘打」。或喊出物質性的獎勵：「安打五百」、「三振五百」、「全壘打一千元」、「使出吃奶的力量用力的跑，已經買了兩罐奶粉在旁邊了」、「打到給你買球褲，買三件啦」、「安打，給你買牛肉」、

「打出去有一箱啤酒喔」。

由於*Dolu*的親戚是啦啦隊中的主力，她會敲擊空瓶大力喊聲：「弟弟加油！姊姊給你加油喔」、「那個15號衣服弄髒沒有關係啦」。見到野球小鬼撲二壘則喊：「沒關係，體中有洗衣機可以投幣喔」、「撲了啦，媽媽幫你洗球褲」。而體中基特的媽媽眼見兒子成功盜上二壘則開心大喊：「等一下再盜壘喔！再幫你洗衣服」。爲了避免野球小鬼過於緊張，他爸爸則喊出：「○○你如果冠軍，我們要殺一隻牛耶」。在球員表現不好時會隔空安慰：「沒關係，球是圓的」，或喊出「一罐保力達」給予力量加持，或虛構事實給予鼓勵：「媽媽剛剛打電話來說要打出去喔」，甚至會以現金對賭自己的兒子是否出現適時的安打。

(3) 戲謔式嘲諷

彼此揶揄漏氣來製造對話情境，也活絡親友團的感情。在球員表現不好時會奚落球員給一旁的家長漏氣，調侃未能及時踏上壘包的球員便說：「誰的孩子啦，還慢慢的跑」。家長只好「自首」：「歹謝啦！阮叨耶」（台語）。當阿凱回壘不及慘遭夾殺，他的父親隨即被嘲笑：「那個是誰的兒子」。或是當捕手傻恩未能即時傳球阻殺敵方盜壘，他的家長會故作天真喊著：「唉呀！這是誰家的孩子啊」來自嘲。而在體中基特擊出兩分打點安打之際，其他家長更紛紛對他爸爸說：「兩箱喔」，要他待會請兩箱啤酒給大夥慶祝。恰好某位家長正抬了十幾罐台啤到場，靦腆地向大家說道：「看球賽沒有喝很像怪怪的」。此其時，這位家長的小孩恰好擊出安打，其他人馬上消遣他：「爸爸有買酒就有力氣打出安打喔」。

取笑敵營更是常見的運動語言策略。例如：「安打就好了，不要全壘打。你慢慢打就好了，會等到保送，因爲他們的投手已經很累了」。親友團甚至在對方更換阻殺能力差的捕手時戲稱：「那捕手要去哪裡？捕手看起來沒營養啦，沒有在打*gulafau*喔」。⁶有趣的是，在

花東的在地比賽，由於棒球圈子封閉狹隘，親友團大多熟悉敵方球員的姓名，從而隔空喊叫對方名字予以漏氣的情形也不時出現。

親友團更會對請假的家長和學齡期啦啦隊戲謔說道：「不用上去上班喔？老闆請假啊」、「放那麼多天假喔」、「讀書不讀書，老師感冒喔，校長咳嗽喔，校長生孩子喔」。事實上是請假看球或家長蹺班小孩蹺課，卻被轉化成是老闆或學校師長「出狀況」。請假未上工的親友團之所以關切球員戰況，因為在他們社會行動的排序認知中，關鍵比賽比上班上課重要，參與孩子的運動歷程，更讓球場成為久未見面者問暖暢飲的交際場合。

(4) 誇飾或炒熱笑果

冗長沈悶的賽局需要許多社會行動的調劑。加油團會「拼場」以防空檔，盡可能製造現場笑果避免冷場。即便頂著紅土上的炙陽「名產」，親友團在沒有遮陽棚的情形下也會自娛：「真是的這個太陽，休息了好嗎？阿董（王牌投手兼教練兒子），關一下你們家的電燈好不好」。或是「你們的太陽怎麼那麼大呢？我們台東的太陽都躲起來捏」。

親友團對於球員擊出外野區的界外球時會喊出：「○○，打到路上一千塊喔」、「打到對岸」。誇飾版的鼓勵則有：「界外啦，界外全壘打，有機會喔，打到長濱去」。希望球員可從台東棒球村打到90公里外的長濱。而當排灣族球員查牡浪跑過三壘後，因回壘不及而被觸殺，隨即遭到加油團訕笑：「沒有煞車皮啊」。如果身為局外人在場邊聽到親友團的加油喊聲，或許會擔憂冷嘲熱諷會造成球員的心理衝擊。然則此種特殊的加油文化，卻是緩解場內球員和場外家長緊張的調味劑。

(5) 凸顯我群意識

當賽事緊繃但休息區卻靜悄悄時，親友團會隔空叫休息區和場上球員喊聲，或是「台東的原住民怎麼只會打獵不會大聲加油呢」？甚

至是場上九人在喊聲「喔耶」，他們也跟著應和「喔耶」或「耶」，形塑出場內場外的互為一體感。一旦遭遇比賽困局，甚至會喊出：「台東的鄉親，讓我們一起把帽子反戴逆轉比賽」。原住民親友團的加油文化，主要透過彼此揶揄讓球賽更好看好玩，吶喊時特別表露原住民的腔調，甚至不時地凸顯原住民的我群意識。如：在高雄的比賽出現爭議判決時，由於兩隊都來自台東，親友團便對著場內喊：「沒關係啦！台東的人不要計較那麼多啦」，或「大家都是原住民，不要計較那麼多啦」，希望球賽繼續進行。而當比分落後西部的漢人球隊時，親友團仍會鼓起士氣喊著：「用我們原住民的力量把他們打敗，九族耶」。直言之，親友團的加油文化，藉由製造球賽現場的「特笑」，賽後聚餐拼酒更熬燉了彼此的情感，促使觀賞孩子的球賽成為社會凝聚的場域。

那麼，場內球員又如何看待此種加油文化？*Mayaw*透露他相當喜歡親友前來加油，他認為那是奮發的動力來源，讓他更力求表現。在場上投球的他可清楚聽到親友團的喊聲，這些熟悉的聲音和取笑內容讓他不畏怯場。親友團會採取：「比如說你今天安打是給你多少錢，就直接在看台上喊」。比賽結束後，「親友團頒給我的那個獎金啊，因為那時候是在當投手，那時候三振一個就多少錢，最後三振了十幾個吧。所以那時候就拿滿多錢的」(A01: 4)。

由於加油區在一三壘的壘包附近，即便球場寬闊，球員們仍舊可清楚聽到親友團各種應景即時的喊聲，包括哪位家長的特殊腔調或加油內容，球員都能隨即辨識。不過，部分球員也指出他們喜歡「其他家長」的有趣喊聲，卻不想聽到「自己家長」的聲響，因為「覺得很吵之外，也很丟臉」。體中基特認為家長去看球「去沒關係，我爸是沒關係，其實我媽每次都愛亂叫什麼的啊！就很緊張這樣。就是她最大聲啦」(J20: 16)。而*Kilu*的家長會幫妹妹們向學校請事假來加油，但*Kilu*本身並不希望她們來看。因為「她們會亂叫啊！比較不好。（笑）會不好意思」(J21: 8)。事實上，他就讀國小的表妹們更是會亂叫，例如：「*Kilu*全壘打一萬塊，沒錢就把阿美王子的妹妹賣給*Kilu*」。實際上是阿美王子的妹妹暗戀*Kilu*。小小年紀的阿美族少女

既是親友又兼球迷，甚至會提醒場上球員的打擊站姿，在加油過程中也逐漸社會化她們的棒球運動知識。

原住民親友團的現場加油陣勢，親身經歷者均會印象深刻。加油陣容會視賽程關鍵性而異，時而鑼鼓喧天，時而汽笛鳴響，伴隨著敲打保特瓶助陣。啦啦隊透過原住民音調的國語和母語的穿插叫陣，更扮演著球賽心理戰的關鍵角色。更重要的是，家長具備基本的棒球知識，隨著賽局進行反諷或自嘲的實況轉播，讓冗長的觀賽轉化為看台區的同樂。甚至對於球員或觀賽親友也不吝於表達情緒，這一方面源自親友團原先的社會關係網絡，二方面更凝聚彼此情感和重新打造出親友團的棒球認同。

四、靈力與禁忌：運動儀式與文化信仰的競逐

棒球運動除了教育蘊義和好玩樂趣，致力取勝防敗是球員的心之所繫。在有形的賽局之外，存在著象徵的儀式和無形的信仰體系在支撐棒球運動的運作邏輯。紅土上的運動儀式具現出文化競逐的意義，蘊藏著靈力(mana)與禁忌(taboo)的信仰體系，賦予球員凝氣聚力的運動力量，構成球員的運動實踐框架。球隊所展演的運動儀式，內含著對於人群分類與社會階序的認知體系，在實踐中也象徵出成員在團體中被分派的功能性角色。檢視運動儀式中的象徵意涵，可略窺其如何構成球員的行動導引。

(一) 求勝：創造運動能量的來源

運動場域中的聖俗分界之相對性展現在：上課是世俗的，訓練是神聖的；訓練是世俗的，比賽是神聖的；場下是世俗的，場上是神聖的。制度化儀式作為一種無形的控制機制，建構出球員對於神聖性／世俗性的時空分界，更打造出例行化的訓練流程和運動信念。「上班」是球員對於投入訓練或上場比賽的別稱。善待上班處所和吃飯傢伙，彰顯出敬重與祈求的意涵。初抵球場的虔敬問候（上班喊出「wish」或「球場好」，下班則喊：「謝謝球場」或「球場再

見」)、敬慎有序的排列球具、灑水安定飛揚的紅土，均是「上班開工」前的必備儀式（訓練流程和競賽遊戲請參閱林文蘭 2009）。

訓練或備戰的聖 / 俗區隔也展現在戰鬥服的著裝。首先，褪去「校服」換上「練習服」，無論是「個人風格」或「團隊一致」的練習服，均是上工的基本裝扮。上場比賽則更換成備戰狀態的「比賽服」。此外，團體球具上僅會標示隊名和贊助商，但球員的個人球具和貼身物件上的各種符號，則發揮區辨所有權的功用，更體現出運動勵志的心念能量。如：能量手環、鈦項圈和幸運標記，或針線縫字在球衣、球褲或襪子上，或是在書包、背包、課本、訓練日誌、球具甚至帽沿上描繪各種塗鴉。

球員集體剃光頭的「理白皮」儀式則施行在重要賽事前，其功能是：轉移訓練的緊繃達到放鬆效果，讓球員心無旁騖並表達出肅殺的身體語言。「理白皮」象徵我群的團體性、上陣打仗時刻將至、備戰前的凝聚士氣。教練會親自執刀剃髮，假若由球員彼此操刀，偶爾會出現留髮尾或在髮緣剃上幸運背號或標誌。透過此種備戰的象徵儀式，表示蓄勢待發招迎運動能量，激發求勝的信念與力量。

公開授旗儀式的舉行，則代表戰鬥日逼近眼前。球員們在校旗或隊旗的加持和眾人祝福下，展演出宣誓求勝的氣魄。原住民祈福儀式也常見於開賽前的時刻。例如2008年遭逢職棒球隊解散風暴（恰好為原住民球員比例最高的兩隊：中信鯨原住民球員比例五成五，米迪亞暴龍為五成），在「第十五屆關懷盃」的賽前記者會，原住民棒球發展協會特別舉辦傳統祈福儀式。頭戴羽毛頭冠的阿美族大頭目向龜山少棒、二重青少棒與平鎮青棒的球員，施行咒語祈福和灑淨儀式，象徵祛除厄運祈求賽事順利。⁷無獨有偶地，《野球孩子》紀錄片亦描繪出富源少棒出征全國賽前的部落族人祈福活動，表達出棒球不僅

7 在2004年6月26日花蓮球場的王光輝引退活動，也邀請阿美族大頭目到場，由大巴壠部落親友表演阿美族舞蹈。引退活動仿如祭典般，王光輝被族人扛進球場，由排灣族動力火車獻唱〈彩虹〉。隨後在大頭目的歌吟聲中，為王光輝行嘉勉禮授予情人袋(*alofa, dofot*)與象徵榮譽的頭飾，眾人並將王光輝拋向高空。（改寫自CPBL 2004/6/26）

是球員和學校的活動，更是部落大事。長老用阿美語祈福後說道：「我們這樣的禱告是靠父神兒子耶穌基督的名禱告」，所有球員則眾和「阿們」。其他師生和逾五十名在場族人則高喊「加油加油」。全體球員呼應「我們一定要打冠軍回來，謝謝大家」。在眾人鼓掌聲中向全體脫帽致敬後，在族人的祝福聲中「棒球隊加油」、「打好一點啊」，球員乘坐九人巴士千里迢迢遠赴中央山脈以西的諸羅城參賽。

正式比賽的競賽儀式有幾個階段：

1. **聚氣凝神**：賽前熱身完畢後，球員等待教練團公布先發名單、戰術說明和精神訓勉，解散後，球員隨即在休息室外圍圈進行隊呼：「台東體中（學校隊名），〔拍手五下〕。台東體中，〔拍手五下〕。台東，〔拍手兩下〕。體中，〔拍手兩下〕。台東體中，〔拍手五下〕。伊呀歐、歐嘿哈嗨。呼殺」。⁸在精神喊聲放馬後砲者會馬上遭槍被噓，而零散不整的疲弱隊呼則意味著成員沒有齊心團結，可能會出師不利，甚至導致儀式的重新進行。

2. **衝鋒列陣**：開賽之際，兩方陣營對壘前的「衝鋒儀式」是聚氣、嗆聲、較勁的表演時刻。兩隊球員從休息區旁聚眾喊聲後，等待裁判一聲令下「比賽開始」，便作勢衝向本壘板前的左右兩側列隊，脫帽握手行賽前禮。

3. **上陣交鋒**：向裁判行禮、揮手或脫帽致敬，是球員上場打擊前的基本禮節。準備揮擊前，球員們會用特有的手勢和聲響來進行運動展演。不過，當阿美族球員A-Rod向本壘板的棒球神行九十度鞠躬禮則是極不尋常之舉。由於阿美族教練KKW在青棒代表隊集訓時，曾告訴球員一個關於本壘板棒球神的故事，只要對他恭敬有禮就會心誠則靈。最後在2008年玉山盃的選拔賽中，A-Rod相信是棒球神的力量，讓他打擊出色獲選國手出國比賽。

8 換成其他原住民球隊的賽前「隊呼」，則是更改隊名其餘不變。如：「富源國小（學校隊名），〔拍手五下〕。富源國小，〔拍手五下〕。富源，〔拍手兩下〕。國小，〔拍手兩下〕。富源國小，〔拍手五下〕。伊呀歐、歐嘿哈嗨。呼殺」。

4. **逆轉勝儀式**有三種展現方式：(1) **教練更換指導區**：當運勢不好、戰局緊繃、比數落後時，教練團成員會互換一三壘邊線的指導教練區，企求逆轉運勢。(2) **反戴球帽**：球員或加油團在最後進攻局中，反戴球帽希望能把握最後的逆轉機會。(3) **不下戰術自由打**：一反常態之舉體現在教練團並未下達任何戰術，讓上場球員自由揮擊，希望「改變」戰術，發揮「不同」的比賽效果，創造反敗為勝的契機。

在這些競賽儀式中，戰歌與喊聲的展演夾雜其間。當社會關係或戰局發生改變之際，儀式通常扮演了區分、強調、確定、隆重化與安撫的角色。它是一種多功能的緩和劑，更是潛力無窮的調整機制。儀式可以用來包含與編排責任、從而衍生出服從及義務，它也使得持續性與不改變的意識被保存下來。(Lewis 1985: 146)賽後的球隊重整和情緒恢復，同樣需要象徵儀式的療癒。無論球隊遭逢士氣低迷、究責或對立，運動儀式得以緩解衝突維持整合。這可被統稱為「賽後重生與聚合儀式」，以迎接下一個球季或比賽。包括有：

1. **淨化和換風水**：重新出發的儀式最常見的便是用徹底大掃除來淨化低迷的士氣和洗掉輸球的晦氣。球員們脫鞋打掃，用強力水柱沖洗場館。菜鳥或學弟負責吃重的勞役：掃廁所、清理事材室、疏通水溝的落葉和垃圾、曬釘鞋、球帽、手套和打套。學長則負責「精神性清理」本壘板和投手丘的工作，使用鋤頭、整土拖把和刮篩器，把本壘板、投手板和二壘壘包拆卸下來，重新校準定位和埋設以改善球場風水。當*Laway*折起投手板的長方形木盒，所有球員紛紛跑來觀看，多數球員未曾看過投手板下的機密。最後在協力埋設、填補紅土和整地後進行全場灑淨。大水管綿延逾20公尺，由十幾位學弟共同接力撐住，以完成最後的灑水程序讓紅土定著。藉由庶務分工和協力合作，重新打造球隊的凝聚力。

2. **補破網儀式**：它是一種修補社會關係的活動。由於擊球打網的訓練量大，加上苦無經費添購設備，打擊網年久失修多處破漏。球員們採取分組補網，用粗棉線補起打擊防護網的邊線和中間被打破的各種漏洞。球員們一邊玩弄打擊網，一邊拿棉線互玩跳繩、套圈圈或綁人質的遊戲。學弟充當人質被捆綁以娛樂學長，或是被綁在鐵柵欄

邊。此處，球員所從事的補破網勞役，夾雜著嬉戲和搏感情的成分，是彌合團隊情誼的聚合劑。因為前有輸球的低迷，後有即將到來的賽事，必須藉由訓練流程之外的象徵儀式，重新打造彼此的信任和感情，建構一種具有向心力的社會關係。

3. 重塑學長制⁹權威：不團結的球隊難以求勝，講求紀律和絕對服從的運動心志是關鍵，教訓與安撫並用則是手段。為避免教練與球員之間的正面衝突，學長制的適當介入是一種緩衝。如某次在處罰全隊的害群之馬與不服教練管教的衝突情境中，學長「教訓手腕」的拿捏相當重要。當教練隱身而賦予隊長權威，A-Rod監督完大掃除之後，對不服管教和抽菸違反校規的學弟開罵和操體能，採取連坐處罰。不料，西瓜魔球心生不滿憤而離校，最後無路可去逗留網咖，半夜才被隊友和教練尋回。隔日，全體學弟集合，由學長Laway指揮分組的野手或投手依序跑步競速，讓操體能轉變成好玩的競速遊戲。幾日後，無論是施行「吹棒球」的處罰（理由是球員會抽菸代表肺活量大，又不怕影響運動能力，隊長遂把原先的「吹鉛球」打折優待為「吹棒球」，增強犯錯球員的肺活量）、教學弟跳餘興舞、玩樂樂棒球或雨中踢足球和美式橄欖球的餘興活動，透過「寓訓於樂」之道，緩解衝突的增生蔓延，再次打造「同梯」情誼，維繫團隊整合的力量。

（二）防輸¹⁰：避免運動能量被破壞

運動能量遭致破壞就可能產生輸球後果。針對如何防輸？可從祭祀祈福和*misalisin*（阿美語的祭儀舉辦或魔法術）來檢視，亦可從幸運標記和忌諱象徵來說明。

受傷的身體意味戰鬥力的虧損，會招致輸球厄運。特別是球隊成

9 「學長制」(seniority system, hierarchy of seniority)或「賢拜制」(predecessor system, 資深前輩制)是體育界與軍警界最鮮明的團體文化和社會互動規範。

10 防輸的運動心理是「改運」。最常見的是吐口水，把壞運吐掉。球員擺脫低潮也有各種「偏方」，每位球員都有禁忌、迷信和習慣性的儀式動作。以曹錦輝為例，他的習慣是把褲腳放鬆，改運方式則是將棒球場的白色邊線踢出一個缺口（高永謀 2005：72）。

員出現頻繁的運動傷害並非源自球場意外或球員疏忽，會令球員認為球隊「行壞運」，須透過拜拜來改運。如：野球鐵人在綜合守備練習未能妥善面對彈跳滾地球，球直擊到人中，鼻血直流出現一公分的撕裂傷。稍後片刻，太子宮的左腳踝遭阿部慎之助的釘鞋踢到，血流不止到保健室包紮。回到球場之際，太子宮脫口說出：「球隊應該來拜拜一下」。在旁的九Q隨即應聲：「對啊，以前都有拜拜，○教練會帶我們球員一起拜」。球員會心生拜拜之念其來有自：第一、過去球隊未曾持續性的輸球，如今奮力苦練仍難取佳績。第二、接二連三的受傷頻率，強化了球員對球運不佳的認知。兩者相伴致使球員期待透過拜拜轉運。尤其當全隊已出現四分之一的傷兵，球員甚至會恐懼下次的厄運降臨身上。¹¹

解釋輸球則有兩個向度：「我隊觸犯禁忌」或「他隊施展魔法」。比賽會輸的解釋未必完全源於己方球隊，阿美族茂野吾郎對於代表隊選拔賽輸給新生國中的解釋是，由於球場是對方賴以維生的主場，「對方有 *misalisin*，我們才會輸」。¹²因為兩隊勢均力敵，球運差異不大，需要一個解釋輸球的理由。即便難以探知對方是否施法，但球員卻有此念。而這個解釋未必是球技、球運或臨場表現，它指向無形的因素，讓球員可為輸球的結果尋求合理化的原因。此外，預防輸球的象徵作為，包含拒絕所有跟「輸」有關的諧音現身周遭，特別是接近比賽時刻或在比賽中，不喝舒跑飲料，不帶書到比賽場地是

11 球員在2008年3月24日心生「拜拜」念頭，提醒我梳理那段期間的受傷趨勢。3月5日恐怖分子經診斷疑似椎間盤突出壓迫神經使左腳無法施力，他表示比針扎和電擊還痛，半夜幾乎痛到昏睡。3月17日 *Lotong* 在中外野遭高飛球襲擊左眼送馬偕急診。3月18日小笠源腳長雞眼疼痛無法練球。3月19日大蕃薯左肩背刺痛，看中醫施予電療和貼布，痛到僅能臥睡難眠。3月20日阿冬遭球直擊到右手無名指導致骨折，以鐵片固定成為大夥嘲笑的「怪手」。3月24日瘋狂鬥士的右手肘韌帶拉傷、小牙的脊椎感到疼痛、*Sammy Sosa* 因練習撲壘導致右腳踝受傷。

12 我曾在2007年國中軟式棒球聯賽全國賽，發現花蓮化仁國中的休息區旁出現祭拜物品。草地上鋪著報紙，前方左右兩端用石頭壓著，橫擺上三顆檳榔，後頭則擺放三個環保杯，內裝米酒，最後則擺上一包香菸。由於並未當場見到施放流程，無法對其是否為 *misalisin* 作解釋。

球員彼此的默會共識，連教練都很少開Suzuki的車，害怕球賽「輸輸去」。更重要的是，建構球衣魔力、保護神聖的戰鬥空間和避免違反性別禁忌，更是預防運動能量被破壞的關鍵。

（三）信仰和靈力：球衣的戰力與禁忌

正式比賽的球衣屬於球隊的集體公有物，不是球員的個人私有物。一件全新的球衣擁有戰鬥的力量，能賦予球員嶄新的競賽意志。在我的田野觀察中，同時出現了球隊有著兩套球衣，但隊員卻只希望穿著某一套球衣出賽的現象。當中卻展現出兩種對於球衣的信仰內涵與文化詮釋。

1. 「出運」的球衣：持續的勝利

體中青少棒隊擁有淡藍色和深紫色兩套比賽球衣。除了10號屬於隊長，1號象徵最優戰力，其餘球員也有心中幸運背號。繡有隊名和背號的比賽球衣跟練習服不同，唯有比賽場合或公開儀式才會出場。由於淡藍色球衣在爭奪全國冠軍戰中失誤連連不幸落敗，從此幾近被打入冷宮。球員深信唯有深紫色球衣可帶來好運連戰連勝。往後即便有兩套球衣可以換穿，球員仍每天換洗穿著同一套出場，每天洗每天穿，不怕它不乾也不怕它濕。不乾的話到場上曬太陽就乾了，更何況只要一打球，球衣本來就會濕。乾濕之間的分野本就不存在也未必清楚。關鍵賽事總是見到這套能幫球員「出運」贏球的球衣。此種對於球衣戰力的信仰，為球員提升比賽的力量，強化戰鬥意志和心念。¹³

2. 「帶塞」的球衣：被污染被遺棄的戰具

體中青棒隊則擁有藍色和黑色兩套比賽球衣。但球員在賽期總是每天穿黑色球衣出賽，捨棄掉藍色球衣。雖然球隊曾創造「藍色旋風」的過往佳績，但球員認為「藍色球衣已經帶塞（台語）」。笑傲殺手指出這件「屬於過去」的球衣雖然好看，可惜已不能再被穿上場

13 球衣的邏輯跟球帽有所不同。出戰越多次的球帽，一方面象徵著更有戰力，另一方面球員擔憂洗掉好球運和自己寫在帽沿下的精神鼓勵。因此，球員洗球帽的頻率並不高。

比賽。因為前兩屆的隊長阿莫，把球衣出借給田徑隊女同學穿上拍照，導致他們自此之後屢屢輸球，球員沒有意願再穿它出賽。¹⁴球員們「相信」只要穿上藍色球衣就會輸球，轉而認為黑色球衣較能帶來好運。因為黑色球衣曾在2007年參加玉山盃比賽時打出幾場好球，即便未能獲得絕佳名次，但奮鬥過程卻相當精彩。從而，球衣的物自身，有其幸運和禁忌的根源與名聲，在球員的心中被記憶、被相信並賦予一連串的運動實作。

由於球衣是團隊的公有物，具備出戰的神聖戰力象徵，非個人能任意主張。當球員逾越公／私界線和性別分際，出借給「她人」穿著，這件被「弱女子」（即便她是位優異的田徑好手）穿過的球衣（即便它僅是十八件之一），神聖性已被污染而減弱戰力，耗損球衣的出戰價值，更被視為導致輸球的象徵。它彰顯出球衣逾越性別界線的禁忌，導致在球員的運動信仰中關於球衣戰力和神聖性的消逝。此外，更因為輸球緣故而把比賽結果再與性別禁忌相互連結，強化女性的「涉入」與「污染」，導致球衣「沒力」、「不再神聖」而失去戰勝之力，即使清洗也無法洗淨禁忌的霉運。此種「帶塞」球衣之說，提供球員輸球的理由和勸慰的藉口：不是自己球技不好或球隊球運不佳，而是隊中有人違反「球場禁忌」和「默會規矩」。

被賦予戰力詮釋的球衣僅會在正式比賽現身，但被遺棄的比賽球衣則是被污染的「聖物」，甚至已降格為「俗物」，祛除了神聖性的球衣便會出現在練習時刻或友誼賽的場合。當木棒組球員穿著藍色球衣和鋁棒組對戰時，新生代殺手和野球魂在開賽前便說：「穿這件都會輸球，今天再輸就丟到垃圾桶了」。他們深信實力堅強的木棒組絕不可能輸給鋁棒組，果真敗了，絕對就是這件帶塞球衣的問題。然而，當野球鐵人和帥哥陸續擊出三壘安打時，則有球員私下竊語：「穿藍色球衣打球，其實還蠻厲害的喔」。被棄如敝屣不被青睞出場比賽的球衣，因球員臨場的出色表現而被重新賦予不同的詮釋，但卻

14 事發當時球員並不知情，而是在畢業紀念冊發現竟有女生穿著他們比賽球衣的照片！

再也無法「脫俗返聖」，回歸其原本被賦予的戰力期待位置，成為真正可上場的比賽球衣。一言之，比賽輸贏和球員臨場表現，與球衣內存的靈力和禁忌信仰相互連結，成為球員的認知框架與行動詮釋的關鍵。

（四）神聖空間和性別禁忌

從球場的空間和器物更可觀察聖／俗之間的界線。這體現在兩個層次：

1. 空間的神聖性

球員休息區作為神聖的戰力空間，僅有提報大會的參賽球員、教練、隊職員或防護員才可進入，且須在開賽前和比賽時刻穿著正式球衣。閒雜人「闖入」休息區會干擾比賽情緒和戰略布局，在象徵意義上更污染了神聖的戰鬥空間。球迷兼球員保母Karen特地從台北南下嘉義看球時曾向我指及：「女生不能隨便進球員休息室，不然他們會輸球」（田野筆記 2007/12/06）。賽畢，她隨即衝進休息區堵球員拍照和錄影訪談。而全國賽時刻，當校長伉儷遠道前來加油，清楚這項規定與禁忌的校長，在身分上雖能進入休息區，但也提醒他的夫人要委屈她站在休息區柵欄外觀賽。

不過，對於不熟稔球場規矩者來說，雖然未必意識到破壞戰鬥空間的神聖性，但球員則會明顯察覺。如：閃電恰恰的女導師在2008年「中日紅葉盃」比賽時帶領班上其他運動專長同學前來加油，由於場邊沒有任何座椅僅能站立觀賽，他們不明究竟的闖進球員休息區，坐在板凳上吶喊加油。參賽球員和教練在賽後則向我表示，對此心存芥蒂與不妥之念，這不但影響戰術執行和球員的專注度，更破壞紅土上的文化常軌。

2. 性別禁忌和戰具神聖性

從我進入田野的第一天，帶隊教練便說：「球場沒有特別的性別禁忌」。但球員卻透露教練在開學之際禁止他們帶女友到球場。由於球場到處均是球員隨處更衣的空間，無論訓練後休憩或燥熱時刻，隨處可見裸露上身或更換球褲的男體，女性宜止步。更有球員提及賽前

不能耽溺嬉戲、碰女人或行房事，須保持潔淨身體和充沛體能，否則會喪失比賽威力和運動能量。

防護員Jessica則指出她在甲組成棒和台灣職棒大聯盟工作的經驗，學長會提醒她們女生不能碰觸球具、球棒或手套等比賽「聖物」：

就更高幾個年級的學長，他們有人曾經這樣跟我說過，說學妹妳去球隊要小心，不要隨便摸人家的東西。可是我本來就不會摸到那些東西啊。比方說球棒，我本來就不會去摸他們的球棒。因為他們都自己揹著啊，或者是球棒都放在棒桶裡面。（那為什麼學長會這樣提醒妳？）就是因為以前學長好像有打過棒球的背景，反正以前他們就會覺得那是個禁忌，可能會打不到球或怎樣。他沒有明講。（I04: 8-9）

這與原住民狩獵文化中的性別禁忌，具備文化親近的內涵：女性不得觸碰獵具，否則會導致無法斬獲獵物等後果。深諳棒球文化的教練夫人兼主力投手母親的董媽（她先生是阿美族，本身則是卑南族，她的弟弟和表親則是職棒球員），在賽前和比賽之際從不進入球員休息室，除非等到比賽結束。一則關乎參賽身分，二則考量性別禁忌。尤其不會在賽前碰觸到任何相關的戰具：

球員球衣不可給女生穿。帽子不可以給女生戴。那個球棒啊、那個手套在地上這樣放著有沒有，我們也不能跨過它。我老公很禁忌這個。一定要繞過它！另外，也不可以進休息區。尤其是我們那個28天來的時候，「喔不要到球場」。他就說：「去看？去外野那邊看」。比賽結束完以後我們就可以進去了。可是，在比賽的時候我絕對不進去的。他有這個禁忌。還有他們那個校旗啊、隊旗那些，我們都不敢去碰！人家都會說為什麼教練老婆怎麼都不幫學生拿東西或者幫她老公拿東西？因為在比賽前我絕對不會去碰他的東西。他比完賽後，我會去裝他的東西。他很禁忌這個，就是說他一開始在球隊就是這樣子，有女朋友和老婆之後也不會說忘記。（P0401: 13-15）

棒球是一種展現男性氣概的文化工具。紅土上的運動象徵和儀式具現出文化競逐的意義，更蘊藏著靈力與禁忌的信仰體系。其社會功能是形構球員據以行事的價值觀，導引出慣俗化的運動實作，維繫了運動結構運作的穩定性。

五、阿美族球員的社會組織優勢：文化親近性和族群特殊性

並非所有的原住民都熱衷棒球運動，當中存在著不同族群、部落甚至家族之間的異質性。若從整體來檢視阿美族球員的棒球參與顯著性，一方面，源自阿美族球員在歷史發展脈絡、教練人才的養成及社會網絡的特質（林文蘭 2008）；另一方面，阿美族球員所具備的社會組織優勢，造就高比例的發展趨勢。本節從棒球文化與原住民文化之間的社會組織運作邏輯，勾勒出文化親近是阿美族高比例參與棒球運動的特殊性。

（一）年長制的階序人觀：原住民的年齡階級組織

台灣原住民族可概分為兩種社會組織類型：具有階級性社會階層的首長制(chief)社會；強調平權及能力的大人物制(big-man)社會。（黃應貴 1986）泰雅和達悟沒有年齡階級(age grade)的組織，其他各族均有，尤以阿美和卑南的組織制度最為嚴密。（劉斌雄 1965）¹⁵解釋阿美族年齡階級組織發達的原因有「心理」和「制度的功能」：前者認為阿美族是母系社會，女性在親族中的優勢地位扮演一種刺激力量，使男性發展社會組織控制部落生活。後者主張阿美族的母系氏族組織功能多限於親屬活動範圍，造就出年齡階級發達的社會關鍵（陳文德 1989：127）。

15 賽夏、鄒、布農、排灣、魯凱和卑南的年齡組織屬於「通名制」(terminal system)。阿美族則為「專名制」(nominal system)，其級名制又分為兩型：「襲名制」(traditional naming type)和「創名制」(creative naming system)。（劉斌雄 1965：190-191）人類學對此有著深入豐碩的研究成果，可參閱衛惠林、劉斌雄、阮昌銳、黃宣衛等學者的著作。在所有的原住民球員中，以阿美族、卑南族、布農族和排灣族的投入最深。阿美族球員自基層棒球的參與比例便顯著超越其他族群。同樣有會所制度的卑南族為何從事棒球運動的現象並不如阿美族，主要源自：歷史發展脈絡、參與人數的多寡與體質條件的發展性。然而，延伸至青少棒階段之後，究竟是什麼因素造成卑南族球員的發展陷入停滯？一方面、源自體質發展條件的受限（受訪者自陳的理由）；另一方面、卑南族朝向文化、藝術、音樂和教育發展的趨勢，更減緩其邁向棒球運動發展之途。

年齡階級是依據長幼之序所建立的尊卑關係，構成超越親族之社會階層(social stratification)或階序(hierarchy)。(阮昌銳 1994：138) 高年齡級者(senior)具有絕對權威性，低年齡級者(junior)須服從與尊敬之。而在同年齡級組內的成員，會因年齡大小而有不同待遇，由級長負責傳達命令和領導監督，雖不具備處罰的權力，但有通報上級處理的責任。(阮昌銳 1994：112) 相對於其他上下組別，年齡組織內的組友關係有其平等性的一面。其任務分配以組為單位，賞罰一體，組友之間需同心協力。在年齡組織中，「組」具備「社會認同」的性質，具有集體性和組友之間的密切關係。(陳文德 1989) 過去採用嚴格打罵方式處理上下階級的關係，當代取而代之的是愛的教育，但仍保留上下階序式的互動，採取折衷的適應方式，表彰好的部分，壞的部分則轉化成戲謔形式。因此，豐年祭期間可不斷看到各種彰顯認同的名聲，透過戲謔形式維繫年齡組間與年齡組內成員的彼此互動。(蔡政良 2006)

直言之，年齡階級的社會組織是原住民部落的教育訓練單位，傳遞與教導傳統文化和價值，更是生產活動的執行團體。年齡階級組織可謂具備「學長制」內涵之有形的社會教育制度。在階級服從和長幼有序的運作原則下，完成教育訓練和守衛部落的責任，具備教育、軍事、政治、經濟和宗教功能。而男子集會所猶如現代化的教育組織。處於青春期的原住民男孩須進入集會所，從成年禮的晉級活動，學習長幼有序的倫理及勞動勤務的技藝。¹⁶

地緣及親屬是阿美族社會結構的兩種人群組合原則，「階序性」則是阿美族傳統社會組織的運作原則，年齡階級的階序是阿美族社會活動的重要概型(scheme)，呈現出該社會文化的「階梯體系原則」，亦為該族群的基本價值觀和宇宙觀。(李亦園1986) 近期的研究探討年齡階級組織執行部落重要的生產關係，指出「階序性」(hierarchical)和「互補性」(complementary)共同作為阿美族的社會組

16 關於紅土工廠何以成為「運動化的集會所」、學齡球員如何化身為「青春期的阿兵哥」，請參閱林文蘭(2009)。

airiti

織原則。透過歲時祭儀的生產活動之組織分工，以及儀式背後蘊含的象徵體系，可超越社會結構的難題，讓地緣和親屬兩種人群組合原則得以銜接。（黃宣衛 1989）陳文德(1989)則認為「年齡」是社會範疇的基本原則之一，以「年齡」因素作為分析階層化的指引，而不只是一種隱喻，不但可比較它與考慮階級為階層化基礎的研究之異同，以增加對「階層化」性質的了解，亦可修正靜態傳統社會的論點。他提出「年齡」與「世代」關係，可讓我們採取一個既結構又動態的觀點來探討社會。更重要的是，透過年齡組織的持續，部落與外在社會構成一種精巧的聯結(articulation)，既維持部落整體性，也得以適應和解決新的問題。

而杜蒙(Louis Dumont, 2007)則以階序來處理「差異」的課題，他認為對立不只存在於同一個關係層次上，而是存在有不同的層次。對立是將兩個不同的範疇放置在平等的關係上對峙，我們必須納入兩個不同範疇之間的差異，以及二者與其共同構成的整體之間的關係。亦即，加入另外一個層次的思考後，才能看清「階序性」在各個社會中的意義。（羅素玫 2005：176）而「多序」(heterarchy)概念強調社會分化是多面向而有彈性的，甚至可朝垂直或水平方向發展。藉由觀察長期的歷史動態歷程，可見到「階序」和「平等」體系之間的互動與並存。兩者絕非對立二分，且有助於釐清不同文化的社會組織原則和社會關係的建構。（楊淑媛 2005；羅素玫2005）¹⁷在本研究中，階序影響了球隊當中的運動位置、權力和資源分配的序位，原住民球員同時遭遇年齡階級、學長制和球技論三種社會階序分類範疇之並存作用。紅土上的看貶和捧抬機制，勢必豐富我們理解人觀的當代視野，當中更存在著逸離階序的軌跡，如：球技差的學長被瞧不起，球技好的學弟被重用。

棒球場域中的社會組織原則由兩種特質構成：「先賦地位的年齡

17 階序和平等的對立並非必然。當階序的定義被局限在「階層」(stratification)或「階級」(class)的關係，以人人應有平等權利和人權作為討論前提，主張人際之間不應有所區別的普遍性原則，才會導向階序和平等的對立。如此將難以理解不同文化中的社會關係建構。（羅素玫2005：148）

級別」（即「學長」）、「成就地位的球技能力」（即「好手」）。既崇尚學長制的社會階序，更奠基於球技能力，決定出賽機會與在球隊中的地位。當轉換到不同球隊或下一個教育階段，均會重新界定新的階序地位。欲分辨學長制和球技論的階序觀，無法脫離球隊既有的社會關係而獨存，更與球隊所需的競賽生產力和訓練模式有關。「階序」作為在球隊中區辨高低、凝聚我群意識和勞動分工的分派，同時發揮社會支持和社會控制的雙重效果。球場分工除了反映訓練關係，更能洞察學長／學弟的權力階序和互補角色，以及整個球隊結構的運作法則。從運動生產關係觀之，學長制與球技論共同掌控球隊運作的生產資源，也潛藏矛盾性，需藉由棒球文化機制（如：競賽遊戲和運動儀式）來調解與緩衝，從而打造出球員的階序意識。在強調公平競爭與絕對服從的運作規則下，透過儀式性的展演與球隊文化，可化解學長制和球技論在出賽機會的對立性，更可獲致階序和互補的定位，甚至得以超越。

在當代社會變遷中，阿美族球員如何延續社會組織原則與文化元素，是否可能在棒球場域再現了原住民文化的展演，使得其在運動文化的實作中採借／挪用／改寫了原住民文化的元素。我認為奠基於社會階序的視野，釐清階序文化在紅土上的角色，有助於理解「為什麼阿美族會去追求職棒工作」的深層內涵。

（二）階序文化的再現與創生：年齡階級制與學長制的對比

家中有十一個兄弟姊妹的 *Anan*，他的姊夫和舅舅都打球，大哥目前加入桃園原住民棒球聯盟、叔叔則是總教練。跑遠洋的爸爸始終都不贊成 *Anan* 打球，當初大哥也被父親強迫退出球隊。*Anan* 並未參加過 *Marongarong* 部落的豐年祭，因為哥哥曾遭受年長者的欺壓，「原本像我們小孩子不能碰酒，然後就是被強迫怎樣怎樣，到最後就不參加了。還有啊，就是會亂打人這樣，就是他們做錯事就會被打」（H09: 29）。由於哥哥被高階的年齡階級成員無緣無故亂打，讓 *Anan* 的父親憤而不讓家人參與部落活動。在 *Anan* 的青棒階段，同梯隊友曾被學長無故集合教訓，彬彬有禮自主意識高的他由於當場態度讓學長認為「不服管教」而被拳打腳踢。家人原本打算提告最後和解了事。

隨後又出現幾次 *Anan* 被欺凌事件後便退出球隊。這個特殊的案例發生在大部分阿美族球員都參與過部落豐年祭或晉級成年禮，該名球員的家長無法認同當今在部落中所施行的豐年祭文化，甚至是戲謔式的體能懲罰，*Anan* 也無法理解和容忍不當的學長制管教文化。重視平等和公平原則的他，在強調階序互動和服從長上的球隊中總是備受刁難。

棒球文化與原住民文化之間的社會組織運作邏輯、年長制的階序身分、權力賦予和資源分配具備文化親近性，這是導致阿美族高比例參與棒球運動的族群文化特殊性。阿美族生活文化的基本元素，特別是集體共享的精神與合作互助的規範，在訴求團隊性格的棒球運動中發揮廣泛效果。棒球運動除了是社會性的活動，更是文化性的產物，它成為原住民的文化挪用的載具。而年齡階級之社會組織原則，與棒球文化的學長制，蘊含著近似的階序人觀和社會互動的法則，具備異形同構的運作元素（見表3）。伴隨著社會位置的差異，更衍生出在團體中的權力與服從、分工和義務。這促使原住民對團體運動文化和互動邏輯並不陌生，致使紅土上的「運動化集會所」再現了階序互動文化。

表3：年長制的階序文化：阿美族年齡階級制與棒球學長制的對比

對比	阿美族的年齡階級制文化	棒球運動的學長制文化
組成單位	<i>Kapot</i>	同梯隊友
社會組織原則	年齡階級、個人體力和能力	年齡級別、球齡、球技實力
運作法則	崇敬長上的倫理、絕對服從	崇敬學長的文化、服從管教
社會結構原則	集體共享、互助合作、協力分工	團體合作、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階序化的身分	<i>Kalas</i> > <i>Mato'asay</i> > <i>Kapab</i> > <i>Pakalongay</i> <i>Kaka</i> > <i>Safa</i> 相對年齡	退役 > 現役 賢拜 > 新進或年幼者 學長 > 同梯 > 學弟
階級名稱	創名制、襲名制	通（定）名制

對比	阿美族的年齡階級制文化	棒球運動的學長制文化
權力賦予和指揮者	長幼有序、上級使喚下級 青年幹部、每個階級的高齡或領導者	一梯管一梯、一梯壓一梯 隊長
社會組織的鬆緊度	1.高度制度化的部落組織，與同 <i>Kapot</i> 共享組名、職責和權利義務 2.源出同一部落具備高度聚合力 3.退出年齡組織較罕見	1.鬆散的球隊組織，轉換 球隊即改變位置或學長制 文化 2.來自不同族群別或部落 別，社會規範力量較薄弱 3.可退出球隊或轉隊
座位安排	高年齡級組坐帳棚或涼爽處 同年齡組一區	學長坐好位置或前排位置 同梯坐在同一排或同一區
飲食分配順序和原則	長者先分、先食、食材份量多 且品質佳	學長先挑便當、先送餐、 先用餐、先喝水
傳令員	<i>Pakalongay</i> ¹⁸	菜鳥或學弟
晉級儀式	成年禮：灌酒、吊LP、膽量考 驗、打罵教訓、好漢重提當年 勇……	送舊迎新：烤肉聚餐、唱 歌、碗公灌酒、抹髒全 身、真情表露憶當年……
權威展現	罵不還口、嘲笑、打屁股、戲 謔欺侮	學長操體能、惡意挑釁、 學弟的物品學長看中就先 試用、霸凌
娛樂	表演餘興節目或跳舞娛樂哥哥 (<i>Kaka</i>)	學弟以歌舞或誇飾模仿動 作娛樂學長
服務	<i>Pakalongay</i> 是被使喚者，負責各 種服務，如：倒茶水或酒、搭 黑網、竹子或檳榔葉帳棚	學弟幫學長拿裝備、球 具、洗衣物、負責擔任傳 達叫人的傳令兵、買東西 等跑腿雜役工
懲罰制度	喝酒、打屁股、同階級連坐罰	操體能、同梯或守備位置 連坐罰
處罰特性	兼具強迫或娛樂、樹立長者權 威	兼具強迫或娛樂、樹立學 長權威
競賽活動	互抓頭髮競技扳倒對方的摔角 比賽 跳舞比賽、各種競賽活動	兼具體操練和球技訓練 的競賽遊戲
共享	同一個酒杯	同一個鋼杯、同一瓶水、 衣物共穿

對比	阿美族的年齡階級制文化	棒球運動的學長制文化
發號施令與自我時間	長者發號施令 <i>Pakalongay</i> 趕趕趕忙忙忙	教練或學長發號施令 學長開小差、學弟趕趕趕忙忙忙
女性角色	互補而平等的角色	協同參與者的角色：球迷、煮食者、後援會、加油團
性別禁忌	女性不得參與年齡階級活動	運動文化的性別禁忌

我所訪談的閩南籍球員指出他們的打球經驗是：身處原住民球隊，跟原住民隊友一起打球很好玩、很有趣也很快樂，與在西部打球的氣氛截然不同，尤其是競賽遊戲與運動文化的展演。他們也提及部分原住民球員的確存在著某些令他們不太喜歡或無法適應之處：喝酒暢飲和時常出現不當的學長制文化。然而，也有台東的阿美族球員到西部漢人球隊打球，遭遇到學長制和球技論衝突的現象。*Lobok*自HS國中畢業後到西部SH家商打球，半學期後即中輟（過半年後返回東部原住民球隊重讀高一）。因為在SH家商，實力好的原住民新生被球技差的漢人學長惡意欺凌和不當操體能（如：撐拱橋、青蛙跳等「特訓」）。

從原住民球員參與的部落活動中，更可初探其如何逐步社會化階序互動的文化。*Saumab*參加*Tomiyac*部落的晉級儀式，在活動中他們會被要求講黃色笑話和暗戀的對象。若喜歡對象的家長在場則會高興的衝過來倒酒給他們喝。長輩們更會把*Pakalongay*的衣服藏在墳墓區，命令年輕人去找再伺機驚嚇他們。在成年禮當中，更出現一項特殊活動。藉由此種影射男性力量的戲謔儀式，象徵他們已經成年：

我們成年禮要那個吊LP啊。看誰先抽，就有紙嘛，先抽號碼幾號啊。一號是那個比較大顆的石頭，然後三號是那個什麼磚塊的，然後二號是那個什麼比較像手可以拿的。就綁起來啊，就吊。然後要這樣子，真的。先這樣綁起來，然後就這樣子上去啊，然後吊好的時候就長大了這樣

18 *Pakalongay*是阿美族男性年齡階級當中最小的預備級，是被使喚的傳令跑腿人員。他們必須經過嚴格的體力和技藝訓練與服從考驗，才可透過晉級儀式被命名，從而正式進入年齡階級組織。

子。(J0204: 1)

*Galansiyán*和*Sima*他們在*Tolik*部落的豐年祭經驗是掃地、灑水、去山上砍竹子和找檳榔葉搭蓋乘涼的帳棚。受訪當時他們猜測當年的階級晉級應會被長老們命名為「拉英九」，因當年大事即是馬英九當選。在*Galansiyán*和*Sima*他們所處的*Pakalongay*上面的階級依序是：拉高鐵、拉千禧、拉觀光、拉直播、拉自強、拉電話、拉電器，他們相當清楚年齡階級的次序和父親所屬的階級。

*Siasiloai*部落的Jay也是*Pakalongay*階級，部落豐年祭時，年輕人要幫忙做任何事情：幫老人倒酒、整理食材、煮肉、送肉到每個長老家。讓他印象深刻的是試膽活動，長輩會在夜晚雜草叢生的小路上，安排大人突然現身嚇他們或拿草突襲鞭打。而*Dibkoay*部落的*Alin*與*Padukapok*部落的*Suding*則一同參加池上地區舉辦的聯合晉級成年禮，活動內容是野外求生、編做竹筏、在大坡池灑網抓魚和認識野菜。試膽活動同樣是去墳墓尋寶。長輩們會把紙盒、礦泉水、垃圾桶藏在墳墓區，讓他們在夜晚微暗星光下尋寶。活動結束前會有阿美語問答的儀式。長輩先給*Alin*喝一口米酒，長輩自己再喝一口後，就吐在*Alin*身上，用母語問他是誰、什麼名字、誰家的孩子。那時還不太會說母語的*Alin*答不出來，隨即被長輩用檳榔樹葉打屁股。在他們部落中，最年幼者要負責勞動打雜，一群人圍著聊天喝酒時，更要負責幫其他長者倒酒，最後自己才能飲酒。

*Laway*則是*Kanaron*部落的*Pakalongay*，專門替老人家跑腿做事，還要負責去河裡抓魚孝敬長老，大部分的事情都由他們年輕人來做。他認為年齡階級和學長制有許多實作上的相似之處：

豐年祭的時候，我們年輕人組也會有班長，類似我們棒球隊的隊長一樣，就是他下令什麼的時候，我們都要去做。那不聽的時候，到時候他會跟那個上面的，就是類似頭目的人講，然後我們就會被打屁股，所以都很聽話。那就像球場上面，學長就是在旁邊這樣盯你指導你，那學弟就是幫忙做事這樣子。(H1001: 8)

當*Laway*考上LD大學時他相當擔心，他聽聞那邊的學長酒量好又會灌酒，在球隊迎新時刻，透過勸酒、用碗公裝各種酒、添加調味

劑……等各種瘋狂玩法，讓學弟敬畏學長提早融入球隊文化。他深知剛到新球隊是低年級的菜鳥，不可能拒絕學長的勸酒邀約。這種被強迫喝酒的經驗，他在*Pakalongay*階級也曾遭遇：

這個是一定會的啊。我們就是拿酒，然後要一個一個倒，就有些長老就是會鬧你說，我這杯不想喝，放著這樣子。他說你不够誠懇，你喝這樣子，然後就喝啊。因為一定要喝啊，長老說一定要喝。那不喝的時候，不聽的時候會被打屁股。(H1002: 10)

無論在部落中或球隊中，低齡者將酒倒在同一個杯子為高齡者斟酒，大夥的情感同杯交融在酣醉(*malasun*)之中。

父親是*Falangaw*部落族人，母親是*Sa'aniwan*部落族人的*Ying*屬於「拉拓寬」(*Lacowat*)階級，弟弟則是「拉大門」(*Lafawab*)階級。*Ying*認為阿美族的年齡階級跟棒球隊的學長制雖有點類似，但他認為年齡階級是原住民早就存在的文化傳統：

還滿像的，滿相近的。因為可能也許是日據時代，然後可能老一輩的也這樣受影響，所以現在自然而然。只是說它那個年齡階級制度從以前就有了。棒球隊這種制度其實那時候就是從日本那種想法引進來的。年齡階級是從以前，我們原住民以前就有了。(A04: 14)

至少在*Sa'aniwan*部落於1870年代就有年齡階級命名的記載（黃宣衛 2005），而日據棒球運動的學長制足足晚了近半個世紀才出現在東部。¹⁹

即便*Arong*在學校球隊中是球技最佳的學長，是不用從事任何雜役的老大哥，但他在部落壘球隊則是「球技上的高手，年紀上的稚齡」。壘球賽畢，成人隊友們會「辦桌」吃飯（一張低矮的小紅圓桌、十來張白色塑膠椅），其餘的球員均有椅子可坐，唯獨最年幼的*Arong*蹲坐於桌旁，靜靜聽著大夥談笑，陪隊友大哥們喝酒助興。間或唱著*Amis*歌曲或模仿大會廣播內容來娛樂隊友，最後更得幫忙收拾飯後殘局。這群壘球隊成員有田徑教練、老師、消防員、空軍，他們

19 針對這兩種男性年長制的階序文化究竟如何在原住民社群發揮彼此影響之效，此種文化接觸的動態變遷歷程仍待深入探究。

在年輕時都有打球經歷。多數時刻，均由隊長的太太在一旁以快速爐掌廚犒賞球員，包括：原住民野菜、山豬肉、地瓜葉、三杯蝸牛、香菇雞湯。球員之中有工作的大人們每人每月出資三千當隊費，學齡期的*Arong*則免費。

在*Arong*的例子可見到他隨著所處團體的差異，改變其在當中的社會位置和互動的參照架構。毋須透過指派，他自己清楚在團體的階序地位所該展現的言行舉止和互動模式。從而，在部落中男性年齡階級組織的文化學習與傳承，讓阿美族球員提前熟悉長幼階序的互動邏輯、發派施令、服從管教、跑腿打雜、敬酒文化……等特質，比漢人更早一步完整的社會化棒球運動的學長制文化，習於階序人觀，內化其社會互動的法則。

（三）棒球：打造社會凝聚的社交工具

阿美族基層棒球教練*Lasansiw*提及90年代初期在他當兵退伍時部落壘球風氣已相當鼎盛。他的兩個孩子最早接觸的是部落慢速壘球，而不是校隊中的棒球。他時常穿著當年「山線隊」的球衣在學校球隊指導球員。²⁰漢人球員並不理解教練的練習服上的意涵，原住民球員則相當清楚。某日打掃，幾位球員活像挖到寶般飛奔過來告訴我：「經理，那邊還有『拉直播』耶，隊名是瘋狗隊喔」。因為在清理球場時，他們發現慢速壘球聯盟在假日借用場地所遺落的衣物。從一件原住民部落壘球衣便能見微知著，檢視棒壘球如何作為社交工具，打造部落中的社會凝聚。

過去台東海岸線*Tomiyac*部落在過年期間會以「年齡階級」組隊進行棒球對抗賽，分別是：拉三Q、拉飛鷹、拉警察(*Latayxin*)、拉當兵、拉馬力(*Lamali*)。Namob自稱自己是比*Pakalongay*高一級的哥哥(*Kaka*)。Namob的父親則隸屬「拉飛鷹」階級，相當熱衷部落棒球

20 「拉山線」(*Lasansiw*)取自：「聽上屆那個老頭子在講說，是以當時發生的情形，就是我們要進入少年階段的時候。那個年發生最重大的事情是什麼，以那個來命名。山線是這樣，好像是鐵路山線通車的那時候」(C01: 5)。另一說為「拉上圳」：源自紅葉至初鹿的卑南上圳啓用通水之意。

賽。在這些部落球隊中：

有一個階級叫「拉棒球」。它的阿美話就叫*Lamali*嘛，就是在打球的意思，裡面有滿多職棒或有滿多在打球的。因為他們都在打球，所以他們的山地名字就叫*Lamali*。(H0101: 12)

部落的棒球對抗賽設有獎盃和獎金，賽畢，各年齡階級最後會把獎金拿去買酒分享。

在*Tomiyac*的部落球賽中，參賽者的老婆、孩子或長輩都會前往觀賽。*Namob*的阿公是最老的*Ladamay*階級（*damay*指海藻海菜），只負責觀賽。過去，每個年齡階級的隊伍曾有近20名球員，光參賽者就逾百人。球賽作為娛樂長者之用。在男女的壘球賽之外，也另有老人組踢足壘球的餘興活動。*Tomiyac*部落也曾籌組棒球發展協會，因部落中有許多職棒好手和裁判。根據*Namob*的印象，陳致遠是「拉警察」階級，曾華偉則是「拉當兵」階級，由於他們進入職棒的緣故，下面一級的*Pakalongay*在晉級命名時才會出現「拉馬力」（拉棒球）。*Namob*認為他的部落是盛產職棒選手的「棒球部落」，過年均會舉辦棒球比賽。後來因族人大多搬遷到樹林和汐止工作，過年也未必全數返鄉。在40年前，陳致遠的父親曾是*Tomiyac*少棒隊的好手，當年不幸敗給紅葉少棒，最後獲得「全省學童少棒賽」的季軍。而在10年前，當*Namob*就讀國小階段，全校有50人，三分之一以上的學生都在打球，連他表姊也加入球隊，*Namob*的教練就是他的姑丈，即重安楊家與馬蘭陽家的家族。近幾年因少子化和人口外流，全校學生不到30人難以組隊。

*Tomiyac*部落最近一次舉辦以年齡階級對抗的部落棒球賽是在10年前。由於*Namob*的爸爸他們拉飛鷹階級主辦，但跟部落老人家吵架遂停辦至今。現在*Tomiyac*的部落球賽已不復見，取代的是長老教會舉辦成功地區各部落之間的壘球聯誼賽。通常在都歷(*Tolik*)部落舉辦，*Namob*他們會帶快速爐去煮湯煮麵，各部落的婦女媽媽邊觀賽邊下廚。因為*Namob*他們是幫教會出賽，食材與茶錢都由教會攤付。目前過年時刻，*Namob*他們不再舉辦以年齡階級對抗的部落棒球賽，而是部落婦女的壘球賽，男性則代表教會跟其他部落對打：

現在是婦女的，因為講真的，那些老人啊、阿伯啊，眼睛都老花了，球看不清楚。所以我們就打慢壘。也有男生的啊壘球，就剛好配合教會這樣。教會有時候會有比賽友誼賽，後來就定期啊，要比賽前一個月就開始這樣對打。以前都是打棒球，只是因為現在都老了，就打壘球。阿伯他們都老了啊，老花眼，球變得很多顆了，不就叫他們K球。就打比較大顆的，所以我們部落經常拿冠軍啊。(H0101: 25)²¹

無法籌組少棒球隊的小學球場，成為部落壘球聯誼的絕佳場地，放眼望去便是湛藍的太平洋。

跨越過海岸山脈，位處縱谷區的池上則跟Tomiyac不同，他們以「部落名稱」進行友誼賽（例如：振興、陸安、福原、大埔、新興、福文），因每隊的參與者都混有年輕族人，無法以年齡階級組織來命名。從中可初探台東在地的海線和山線的棒球風氣差異。海線棒球風氣盛，參與者眾，年齡階級成員可籌組球隊對抗（Tomiyac的情形也出現在Atolan部落球賽的拉中橋、拉監察、拉千禧、拉立委）。而山線的隊員年齡分布較廣，同一個年齡組織未必能籌組出參賽所需的球員數。目前台東的壘球聯盟更發展為學齡球員並非代表自己部落來出賽，而是成為其他部落的代打傭兵。²²

-
- 21 原住民婦女的打球風氣也體現出關鍵的原／漢差異。中華職棒第一位原住民籍總教練王光輝指出：「村裡男生打棒球，婦女就打壘球，太巴壠分東西南北四村組隊，我媽媽、阿姨都加入，雖是玩票性質也有正式比賽。我妹妹耳濡目染跟著打，成了村莊第一個女壘國手」（郭石城等2009/02/08）。60年代末期，由於紅葉少棒掀起台灣棒球旋風，自日治時期已發展棒球的太巴壠部落，風靡棒球的狂熱更加速蔓延。透過村際之間的棒球比賽，報名參賽的隊伍以村落或家庭為名，甚至以姓氏組成聯隊。即便連部落婦女都組成女子壘球隊。（陳芸英1994：19-20）此種男女老少的打球文化場景在漢人村落並不存在。其一，原住民的聚居空間擁有此種地理環境的優勢條件。其二，親族同住部落構成社交聯誼的場所。其三，運動參與的性別區隔在原住民部落被打破。即便棒球運動有助於建立男性連帶，但原住民女性的積極參與和從中扮演的互補角色（球員、管理、太太、媽媽和觀眾），更共同支撐部落中的棒球風氣。
- 22 不同於「海線用年齡階級別」、「山線用部落別」來命名，台東地區的壘球隊多以風味餐廳、KTV、公司行號作為隊名，打響名聲兼作廣告，如：九竹、夢飛、尊爵、雅安。或由公家機關組隊，如：警察局、消防局、技訓所、海巡署、林管處（見附錄2）。過去也曾出現一隊名叫「基隆港」，由於球員大多是以以前從基隆港出海的遠洋工作者，便取名為基隆港。

*Matang*部落的路馬道則是*Lakulaongto*階級。年近40的他熱衷投入他太太瑞源部落中的ST壘球隊。在職棒尚未成立的90年代之前，他們的壘球隊即成立。起因是該部落中有幾位好手曾在合庫打球，退役後遂集結組隊。另一個成立關鍵是：

因為看到小朋友那樣子一個一個沈淪下去，就是想說讓他們身體鍛鍊一下，假日的時候不要讓年輕人去喝酒啦，喝酒醉這樣。(H0102: 1)

壘球隊成立以來未曾中斷過，成員因體能而不斷汰換，目前ST球隊成員平均30歲，最高齡未逾45歲，最年幼的是15歲。他們會向鄉公所或社區發展協會申請經費，在隊服上總會出現每年鹿野高台飛行傘節「想飛的季節」的宣傳圖案。球具則會求助地方贊助商，有工作能力的球員月繳1,000元當隊費，學生球員同樣不繳費。路馬道也指出台東目前有些壘球聯盟幾乎每個禮拜都打球，但那實際上並非以球會友，而是喝酒會。在此，我們見到部落壘球隊形成「戒酒會vs.喝酒會」的對張趨勢。近幾年，同樣基於戒酒目的而成立的達仁壘球隊跟ST壘球隊一樣，避免年輕族人酒醉金迷，特別規劃健身運動凝聚族人感情。但多數情形卻是賽畢又透過喝酒來熱絡氣氛，從而僅是喝酒頻率或數量的差異。

棒壘球在原住民部落中具備社會功能，透過部落之間的對抗賽促進聯誼，更成為社會凝聚的社交工具。更特殊之處是球隊命名有尋回傳統名稱的趨勢，如：達魯瑪克、呂家望、大巴六九、拉勞蘭、加走灣（見附錄2）。再以「狩獵11」這支部落壘球隊的球員背號為例，分別有：公關、主將、黑豹、神、銀狼、喜天。部落壘球隊的球衣背號具備「原住民傳統名稱」或「個人色彩」，而不是學校球隊中「不具個人意義的號碼」。²³

（四）阿美族的運動參與顯著性：寄望於未來

過去阿美族部落*Pakalongay*以上的未婚男子夜宿於集會所，學習

23 學校球隊中通常按出賽人數編列號碼。具意義的背號有30號（總教練）、29號或28號（教練或管理）、10號（隊長）、1號（戰力最優的好手）。

傳統知識、文化技藝和執行禦敵防衛功能。即便不同地域別或部落別的年齡組織有其嚴密或鬆散運作的差異，但仍遵循一定的實踐法則。在社會變遷過程中，遭遇到日治和國民政府的政治勢力、教育制度、服役和就業、教會力量……等多重衝擊，年齡組織的嚴密性及其對部落扮演的社會功能漸漸式微，在50到60年代之間，會所制度更逐漸消逝。自60年代以降，紅葉旋風開啓一波打造民族主義的運動，這更再創30年代天下嘉農之後沉寂已久的棒球風潮。為求訓練之便和塑造團隊意識，原住民學齡球員更從80年代開始，集中住宿於學校或鄰近宿舍，完整學習棒球運動的學長制文化和互動規範，紅土球場蛻變成爲新時代的「運動化集會所」，球員化身爲青春期的阿兵哥，造就紅土球場成爲原住民文化的展演平台和文化創生的所在。

阿美族球員的高比例顯著性源自歷史發展脈絡、教練人才養成與社會支持網絡（林文蘭 2008），更特別的是，阿美族球員所具備的社會組織和文化優勢，造就出阿美族在原住民當中的棒球運動參與顯著性。透過初探棒球文化與原住民文化的異形同構，對比學長制和年齡組織的階序文化，得以凸顯出阿美族具備從事棒球運動的社會組織優勢和文化積澱。年齡階級的社會組織原則和棒球隊運作關鍵的學長制，兩者在權力階序的運作具備文化親近性。無論是社會組織的實踐邏輯，年長制的階序身分、權力賦予和資源分配，均切合共享分工和崇敬長上的心靈習性，此乃阿美族打棒球的文化特色。

學長制的階序互動邏輯是承繼日治時期以降台灣棒球運動文化的核心。由於高比例的阿美族球員被吸納進棒球運動，欲解析其究竟延續自日治的運動教育遺緒？或是採借自年齡組織的文化元素？甚至是彼此互爲影響？則需釐清歷史因果關連，始能細緻勾繪出文化親近作爲阿美族高比例棒球參與的「族群文化特殊性」。這方面的歷史人類學考察仍有待突破。我初步認爲學長制的運動文化與阿美族球員所置身的年齡階級組織的文化，共同扮演著形塑心靈習性和人觀認知的角色。然而，「敬長之道」並非是年齡組織文化的唯一價值，「體力、肌肉和能力」也位居關鍵。同樣地，「學長制」也非棒球文化的絕對價值，「球技和實力」更是重要的運動生產力。亦即，先天地位

和後天努力均有其存在的重要性。從而兩種階序文化之間所蘊藏的親近性，促使阿美族球員在日常生活和運動實踐時不感陌生，較不抗拒階序性的權力實踐和互動邏輯。在當中，傳統文化元素提供一種工具箱，致使阿美族球員在階序性工作的接受心態、長幼尊卑的人觀想像和社會互動的依循法則，潛藏著文化參照的基模。

阿美族的年齡組織文化與棒球運動文化特質之間的親近性，促使紅土球場成為原住民文化再現與競逐的場域。然而，假使轉換為另一個角度，兩者之間或許的確存在著文化親近性的連結，也或許僅是歷史發展的偶然。在現階段的分析，我並未能釐清兩者之間的歷史相關性和因果方向性，對於影響的動力和歷史脈絡的複雜性也無法徹底掌握。由於當中涉及複雜的文化接觸和互動過程，甚至有可能是日治棒球所傳進的學長制文化，反倒影響原住民部落的文化創生。

而目前原住民部落的棒球或壘球文化甚至後援會組織，更可解讀為是原住民透過棒球運動反抗外來支配者（如：日本人與漢人）的一種文化工具。亦即，原住民的棒球文化在歷史進程中早就隱然成形。只要有朝一日變成職棒明星，就能成為阿美族之光和族群之光，蛻變成一種當代的男性氣概或英雄主義的再現形式。這對於發展族群自信或不同族群之間的角力競爭，毋寧是極大的勝利。甚至是打棒球對原住民來說，是在既有教育體制中「反漢人沙文主義」的表現，不玩、不跟進「學業至上」的學習價值觀，反倒自有其定義「成就」的文化邏輯，促成原住民透過打棒球挪用了教育體制和職棒勞動體制，成為職棒舞台上的明星。²⁴此外，台灣的社會變遷和產業轉型，使原住民男性於60、70年代出現大量的人口外移就業，這導致部落的年齡組織文化逐漸解組。從而如何具體論證文化親近性的作用力，更須考量到

24 以上這兩段分析內涵主要出自中研院民族所黃宣衛教授在研究計畫口試所提的意見，也是現階段的未竟之功。在棒球運動的晉升機會結構中，原住民球員的確透過打球創造出部分向上流動的機會，進入短暫的職棒勞動體制。然而，未內化學業至上的學習價值觀，也無法跟進這套晉升制度的安排，甚至在球員的自我篩選過程中，反倒讓其主動走向另一種分化的謀職路徑，選擇其他被其所認同與追求的好工作（如：職業軍人或體力工），這方面的分析請參閱林文蘭(2010: 247-279)。

社會變遷和歷史發展的差異性。

六、把文化帶進來：行動指引的工具箱和文化延續性

隱藏在高比例原住民職棒球員背後的社會意涵是：棒球，取代傳統經濟生產活動的體力勞動，成為現代休閒生活的運動選項；取代出草禦敵和狩獵戰功等象徵身體能力的角色，變身為當代紅土上的男性氣概展現、戰果競逐和炫技的身體展演。透過棒球，原住民從部落社會的生活節奏中，被逐步吸納進當代社會的分工版圖，進而與台灣資本主義分工結構產生接合。而運動作為一種社會的反映，可以成為產出和轉換各種期待、實踐和規範的場所，更是文化生產的代理者 (Maguire et al. 2002)。本文勾勒出原住民球員作為文化生產的載具，紅土上的競賽文化成為原住民文化的展演平台。運動儀式的象徵展演更扮演著消弭衝突和凝聚意識的角色，催化球隊生產活動，再生產球隊的文化，成為一種動員情緒、重構社會關係和激發運動能量的催化劑。

本文關注原住民球員於紅土上的文化展演特殊性，在議敘併陳的書寫形式中結合了兩個層次：一、原住民球員和親友團如何挪用和採借原住民文化元素來展演。二、原住民球員所「做出」、「體驗」和「實踐」的棒球文化。由於棒球文化與原住民文化之間存在著匯通的元素，促使球員在部落文化的滋養下，展現主體動能並具備文化創生的潛力。從紅土上的棒打文化，有助於見識原住民文化在當代社會中展演的多元樣貌，亦反映出原住民與漢人球員在運動參與和文化實作上的差異，從中更能理解原住民球員面對「紅土工廠」中的艱苦訓練背後的文化轉換機制。透過轉借、挪用和重構原住民文化元素所展演的運動儀式，發揮了一種在競爭晉升階序過程中的社會凝聚功能。此外，傳統文化元素更提供一種工具箱，奠基於「敬長之道」的社會互動邏輯，致使原住民球員熟習階序性的分工實踐和互動心態。從而在棒球此種封閉性且落實學長制的團體運動中，原本實踐於部落中的成年禮晉級活動，轉換到「運動化的集會所」重新操練，年長制的階序

文化，得以在當代社會中體現出一種文化的延續性。

長期主導的族群意識形態，建構出「原住民體能優異」的刻板印象。由於多數原住民處於較低的社經地位，此種環境創造出鼓勵原住民追求運動成就與相伴隨的經濟誘因。本研究主張無論是本質論的基因體格或經濟決定的既有說法，均無法忽略原住民長期的歷史發展、社會脈絡與傳統文化元素，的確提供原住民面對、適應和扭轉當代社會變遷處境的條件。藉由把文化的視野帶進來，豐富我們進一步理解原住民球員打棒球背後的行動指引和參照邏輯。我們看見原住民男性年齡階級組織的運作體系，為他們的棒球運動參與製造了無縫接軌的轉銜平台，重現了階序人觀的互動形式。從原住民球員與親友團所實踐的棒球文化，更能理解棒球之所以令其熱衷著迷的社會集體根源，透過他們在運動場域的文化實作，我們得以體驗、感受和捕捉棒球之於原住民生活的意義。

未來如能針對兩個面向進行系統性資料蒐集，將有益於探究紅土上的原住民文化展演。一、短期橫斷面的資料不利於觀察文化變遷的長期趨勢，可針對特定棒球部落或知名原住民球員蒐集口述史，彙整珍貴的運動傳記和集體記憶。二、影音紀錄的保存是一把體現文化的關鍵之鑰。已問世的原住民棒球紀錄片有《紅葉傳奇》、《冠軍之後》、《堵南少棒》、《我們的孩子》、《野球孩子》、《六局下半》、《揮棒》，針對影像背後的文化價值和社會意義加以詮釋分析，可發揮影像的動態力量。此外，若能訪查和追蹤每屆的「關懷盃」和關鍵的原住民球隊，針對運動實作和聲音表達進行內容分析，甚至錄音後製成音譜加以註記，勢必能有組織性的挖掘和保存棒球文化的材料，亦能多方面開展我們對於原住民運動文化的理解。原住民作為台灣棒球運動的關鍵打者，族群自信與成就曝光度從中孕生。對焦在競賽成績的優異表現之外，如能著眼其蘊藏的運動文化內涵，勢必有益於不同族群文化之間的視域融合。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Dumont, Louis (杜蒙) 著，王志明譯。2007。《階序人：卡斯特體系及其衍生現象》(*Homo Hierarchicus: The Caste System and Its Implications*)。台北：遠流。
- Lewis, Ioan M. (陸一士) 著，黃宣衛、劉容貴譯。1985。《社會人類學導論》(*Social Anthropology in Perspective: The Relevance of Social Anthropology*)。台北：國立編譯館。
- 王宗吉、黃緯強。2000。〈台灣原住民運動的現況與未來〉，《學校體育雙月刊》十一卷一期，頁4-8。
- 王建台。1995。〈台灣原住民族運動文化的初探〉，《國民體育季刊》二十四卷三期，頁61-67。
- 王建台、王宗吉、陳枝烈。2001。《台灣原住民的傳統體育研究：以泰雅族、賽夏族為對象》。台北：體委會。
- 王建台、陳枝烈。2000。《台灣原住民的傳統體育研究：以排灣族、魯凱族為對象》。台北：體委會。
- 石明宗。2008。《「運動儀式」之研究：「技術動作儀式」與「再現文化儀式」》。台北：師大書苑。
- 吳騰達。2000。〈台灣原住民傳統體育活動〉，《原住民教育研究》十八期，頁16-36。
- 李亦園。1986。〈台灣土著族的兩種社會宗教結構系統〉，收錄於《台灣土著社會文化論文集》，黃應貴編，頁239-251。台北：聯經。
- 阮昌銳。1994。〈港口阿美的年齡組織〉，收錄於《台灣土著族的社會與文化》，頁99-158。台北：台灣省立博物館。
- 林文蘭。2007。〈金牌背後：原住民投身棒球運動的社會基礎與效應〉，收錄於《2007年台灣原住民族教育新思維專輯》，行政院原民會編，頁3-1至3-28。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 。2008。〈原／圓夢之球：台東棒球運動發展的歷史系譜考察(1895-2008)〉，收錄於《2008年台灣原住民族教育新思維專輯二》，行政院原民會編，頁1-2-1至1-2-24。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 airiti
- 。2009。〈紅土「工廠」：原住民成為棒球選手的勞動體制〉，發表於「2009年台灣社會學會年會」，台灣社會學會主辦，2009/11/29。
- 。2010。《棒球作為「原／圓夢階梯」：教育體制、文化創生與社會階序繁衍》。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
- 胡台麗。2003。《文化展演與台灣原住民》。台北：中研院民族所。
- 高永謀。2005。《曹錦輝颯進大聯盟：力量與速度的美麗新世界》。台北：布克文化。
- 陳文德。1989。〈胆腰阿美族年齡組織制度的研究與意義〉，《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六十八期，頁105-143。
- 陳芸英。1994。《萬人迷王光輝》。台北：麥田。
- 彭兆榮。2007。《人類學儀式的理論與實踐》。北京：民族。
- 黃宣衛。1989。〈從歲時祭儀看宜灣阿美族傳統社會組織的互補性與階序性〉，《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六十七期，頁75-108。
- 。2005。《異族觀、地域性差別與歷史：阿美族研究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黃應貴。1986。〈台灣土著族的兩種社會類型及其意義〉，收錄於《台灣土著社會文化論文集》，黃應貴編，頁3-43。台北：聯經。
- 楊淑媛。2005。〈台灣高地的政治體系初探：以布農人為例的研究〉，《台灣人類學刊》三卷一期，頁185-219。
- 董皓雲。2007。《棒球加油音樂對台灣職棒比賽影響之研究：以2004年下半年季兄弟象、興農牛為例》。東吳大學音樂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劉一民。1989。〈運動中的儀式型動作：理論分析與實際應用的探討〉，《中華民國體育學會體育學報》十一期，頁78-87。
- 劉斌雄。1965。《秀姑巒阿美族的社會組織》。台北：中研院民族所。
- 劉照金、王建台、邱金松。2004。〈傳統文化與社會變遷對魯凱族長跑運動之影響：以屏東縣霧台鄉聚落為例〉，《台南大學學報》三十八卷二期，頁91-113。
- 蔡政良。2006。〈戲謔與名聲：都蘭阿美族年齡組織的延續與變遷〉，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暑期田野實習報告2002-2003》，頁277-306。新竹：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羅素玫。2005。〈性別區辨、階序與社會：都蘭阿美族的小米週期儀式〉，《台灣人類學刊》三卷一期，頁143-183。

二、英文書目

- Bell, C. 1992. *Ritual Theory, Ritual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irrell S. 1981. "Sport as Ritual: Interpretations from Durkheim to Goffman," in *Social Forces* 60(2): 354-376.
- Eitzen, D. and Sage George. 1993. *Sociology of North American Sport*. Madison WI: Rown & Benchmark.
- Geertz, Clifford. 1983.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 Janet C. Harris. 1983. "Sport and Ritual: A Macroscopic Comparison of Form," in *Play, Games and Sports in Cultural Contexts*. edited by Janet C. Harris and Roberta J. Park, pp. 177-189. Champaign, Ill: Human Kinetics.
- Maguire, Joseph, Grant Jarvie, Louise Mansfield and Joe Bradley. 2002. *Sport Worlds: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Champaign, IL: Human Kinetics.
- Marcus, G. E. and M. J. Fisher.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hillips, John C. 1993. *Sociology of Sport*. Boston: Allyn & Bacon.
- Rappaport, R. A. 1979. "The Obvious Aspects of Ritual," in *Ecology, Meaning and Religion*. edited by Rappaport, R. A. pp. 173-221. Richmond, Calif.: North Atlantic Books.
- Turner, Victor W. 1974. *Dramas, Fields and Metaphors: Symbolic Action in Human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 1988. *The Anthropology of Performance*. New York: PAJ Publications.

三、網路資料

CPBL。2004。〈「萬人迷」引退賽 王光輝全壘打表演不負眾望〉，「中華職棒大聯盟全球資訊網」。<http://www.cpbl.com.tw/news/Newsread1.asp?Nid=2237>。（2004/6/26瀏覽）

內政部戶政司之人口統計線上查詢。2010。<http://ebas1.ebas.gov.tw/pxweb/Dialog/statfile9L.asp>。（2010/3/25瀏覽）

郭石城等。2009/02/08。〈四代瘋野球，輝總家族一級棒〉，《中國時報》。http://tol.chinatimes.com/CT_NS/ctsearch.aspx。（2009/2/9瀏覽）

羅惠齡。2007/03/13。〈職棒球員41%原住民創新高〉，《自由時報》。<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mar/13/today-sp8.htm>。（2007/3/13瀏覽）

附錄 1：紅土上的原住民運動儀式簡表

時機	儀式種類	執行者	參與者	儀式對象	儀式程序或表現形式	功能或內存核心	使用器具
訓練前	上班	隊長	全體球員	球員和球場	於邊線脫帽向球場彎腰致敬	崇敬	帽子
熱身前	學弟服其勞	學弟或值日生	全體球員	全體球員	將球員排列整齊，打擊棒列隊或呈交疊狀	崇敬	球員
熱身前	同級弟兄 緊緊相依	全體球員	全體球員	全體球員	依進場順序將手套排列整齊於一三疊邊線區	團結性、宣示性	手套、雙手
熱身前	開工 灑水的消防隊	學弟、值日生或敬處罰者	學弟、值日生或敬處罰者	全體球員	用水管灑遍紅土	清場且避免紅土飛揚	水管
訓練結束	收工	學弟、值日生或敬處罰者	學弟、值日生或敬處罰者	全體球員	三五成群列隊推整紅土	整理場地	土耙子或掃把
放鬆或處罰 違規者	整土工人 訓練師活量	教練或隊長	球員或抽煙敬處罰者	全體球員	臥在紅土上吹各種「球」到定位	娛樂、處罰	保麗龍球、乒乓球、棒球、鉛球
訓練後休憩 或比賽前	餘興舞* 戰舞*	球員	球員	敵方與觀眾	各隊有異	宣示性、團結性	帽子、雙手、球棒
重要賽事出 征前	祈福*	長老或部落族人	比賽球員	球員與在場者	祈福咒語、將水或酒噴灑向球員身上	祈福	水、酒、祈福物件
重要賽事出 征前	授旗	全校師生	比賽球員、教練	比賽球員	列隊授旗、精神獎勵與訓話、喊聲歡呼、列隊鞠躬繞場遊行	宣示性、團結性	比賽球衣球褲、校旗或隊旗
比賽前	理白皮 衝鋒	教練或球員	比賽球員	全體球員	由教練或球員來剃光頭或理兩分頭	武裝、心無旁騖	理髮器、黑塑膠袋
開賽之際	喊聲或戰歌*	隊長或喊聲主角 球隊靈魂人物或領唱者	比賽球員	敵方與觀眾	團圍喊聲後衝鋒，列陣行握手禮	團結性、宣示性	帽子、雙手
比賽中			比賽球員	敵方與觀眾	齊一拍手節奏和專注力後，始進行之	團結性、情感性、振奮性	雙手、加油棒、礦泉水瓶、木鉛棒或可敲打物品
打擊前	棒球神*	打擊者 信仰者	打擊者 信仰者	「棒球神」 與在場者	站上打擊區向本壘板行九十度鞠躬禮	崇敬	肢體動作
打擊前、投 球前	招牌動作	打擊者、投手	比賽球員	比賽球員與觀眾	祈禱手勢、習慣性肢體動作	祈福、自信、宣威	肢體動作或發出聲響
賽後(高)	慶功	來賓、家長後援會 或教練	比賽球員	參與者	贈送加菜金、送球員、速食店加菜、擺桌宴客	情感性、振奮性	錢、酒、食物、禮物
賽後(輸)	淨化	球員	全體球員	球員	徹底大掃除來淨化輸掉的士氣	除去厄運再出發	掃除用具
賽後	補破網	球員	全體球員	球員	用棉線修補破掉的打擊欄網或防護網	療癒、凝聚力	破網和棉線

說明：有*註記表示原住民與漢人球員的差異

附錄 2：近年來台東的部落壘球賽簡表

盃賽名稱或舉辦單位	參 賽 球 隊	
台東市區與全縣性	台東健康盟	國產局、天坪、美和、衛生所、地政、嘉樺、東鐵、東監
	九十六年度議長盃	夢飛、名碁、泰源技訓所、縱谷隊、台東縣警察局、台東縣消防局、台東監獄、台東地區農會
	第一屆市長盃	社會組 ：泰源矯正聯隊、鸞山布農、關山和成、台東大學、高馬悍、東陽、東達、東霧、建榮、夢飛、天秤、名碁 機關組 ：台東縣警察局、台東林管處、台東監獄、台東地區農會、海巡署、台東縣衛生局、台東鐵路、台東地政事務所、天使（台東基督教醫院）、國有財產局 社區健康組 ：台東市公所、老馬、雲豹
	全縣運動會暨公務人員運動會慢速壘球錦標賽	MJ、建榮、小米露（田道）、建農、九竹、狩獵 11（海端）、台東地區農會、警察、泰源、縱谷、國有財產局、伯元、關山和成、達魯、夫妻肺片、台東地政事務所、消防、名碁、尊爵、台東監獄、DA DALA 麻七、森泰主盃、東甯、啟聖、阿力士大鳥
台九線—北段	池上地區	振興、陸安、福原、大埔、新興、福文、池上鄉公所
	延平地區	紅葉、鸞山、武陵、永康、桃源、海端（布農族於桃源國中舉辦，鸞山地區於四月打耳祭亦舉辦「沙拉沙部落壘球賽」）
	卑南鄉社區部落盃	利吉、達魯瑪克、太洋、呂家望、初鹿、大巴六九、下賓朗
	卑南鄉慢壘賽	泰安大巴六九、利嘉呂家望、賓朗比拿斯吉、台東地政事務所、台東美農、太平國小、利吉阿力士、東興達魯瑪克、大武名揚、太麻里溫心
台九線—南段	「南東區聯盟」東興部落附近	達魯瑪克、新園、鬥陣、東區農會、東林（台東林務局）、名碁（南王）、土坂、嘉蘭（印地安獵人）
	大王地區排灣族	利里武部落（ <i>ljiljiv</i> ）、加拉班部落（ <i>qaljapan</i> ）、大麻里部落（ <i>tjavalji</i> ）（排灣族七月收穫祭，於大王國小舉辦）
	「南東區聯盟」大王地區日昇盃	大王日昇、振興、嘉蘭（印地安獵人）、知本建農、金崙海聯、金安（教會聯盟）、雲豹（警察）、利嘉、大橋、木頭人、東基、35%
	大溪地區東宏盃	多良雄、溫心、大溪、名揚、新新、雲豹（二軍） 友誼賽隊伍有：日昇、土坂、金安、海聯、獵人
	達仁鄉鄉長盃	台坂、新化、安朔、南田、森永、土坂
	大武地區大武分局青春盃	大武警察分局、金崙村海聯、正興村、嘉蘭村
台十一線	重安部落	拉三 Q、拉飛鷹、拉警察、拉當兵、拉馬力（拉棒球）
	成功鎮全民運動會慢速壘球錦標賽	機關組 ：成警慢速壘球隊、成功教師慢壘隊、三民教會、台東縣成功鎮農會、新港區漁會、博愛教會 公開組 ：駿馬、恩光、新港診所、東英慢壘隊、蠻牛隊、三銘、成功慢壘隊
	成功地區	蠻牛、成功國小、都歷（拉直播）、冠鮮、海洋
	都蘭部落	拉監察（爆龍隊）、拉立委、拉千禧、拉中橋（養鴨隊）、都蘭明星、正耀、泰源、興昌

資料來源：作者蒐集的田野資料。

附圖：檢附內文提及的文化展演和運動儀式



圖 1：「上班」前向球場致敬



圖 2：大掃除後灑水



圖 3：熱身前：當我們同在一起



圖 4：練習前戰具展示



圖 5：收工：練習後整土



圖 6：賽前授旗儀式



圖 7：紅土場邊祈求勝利物件



圖 8：圍圈〈報戰功〉喊聲



圖 9：逆轉勝奏效



圖 10：聲嘶力竭的加油團



圖 11：賽前理白皮



圖 12：台東棒球村看台現炒